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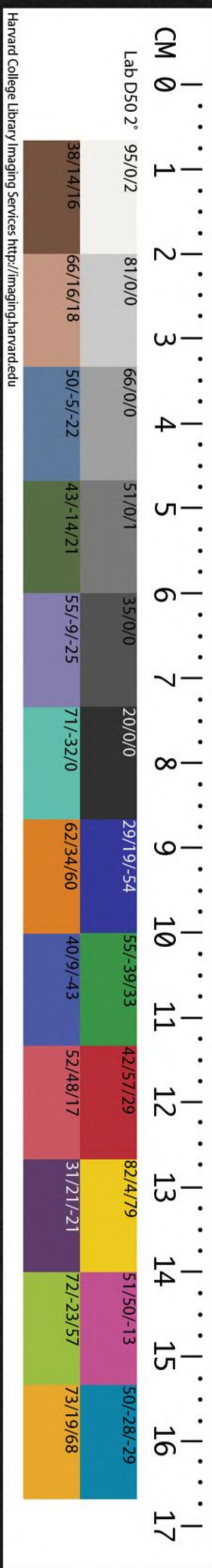
T856/1125(4)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04

MAR 1 1954

四書匯叅 中庸中 四



中庸章句本義匯叅卷之三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未反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輯畧伊川曰費日用處。語類

也。體則理之隱於其內。形而上者之事固非視聽之所及者。問或說形而下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如何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隱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費言其用之廣也。就其中其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隱言其體微妙也。○費是形而下者隱是形而上者。或曰季丈謂費是事物之所以然。某以為費指物而言。隱指物之理而言。曰這箇也。硬殺裝定說不得。須是意會。以物與理對言之。是如此。只以理言之。是如此。看來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見處。按以物與理對言。是指形上形下說。只以理言。是指理之當然。與所以然說。○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上說。○費而隱只費之中。理便

敦復堂

是隱。○讀書錄費是隱之流行處。隱是費之存主處。○聞編非費之外。別有不見不聞者。而為隱也。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無非實理。天地之間。對待者。摩流行者。盪無非此理之用。故曰費耳。子思正欲人於費處識得隱。人於費處識得隱。則知其不可須臾離矣。○集解體用二字。勿平體不離用。才說用。體卽在此。才說費。隱卽在此。南軒謂費隱二字。平舉互舉。固不是。卽而字轉側。紆迴猶恐寫作兩片。卽費卽隱。離了費更說不得隱。此而字非折轉語。乃合併語也。○困勉錄講家謂子思因索隱之徒。求道於虛無寂滅。故特指之曰。君子之道。非徒隱也。乃費而隱也。按此於語氣恰合。但以爲對。索隱却非蒙引云。上章隱字是隱。辭之隱在常道之外。此章隱字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字同義不同。豈可牽合爲一。○谷訂。君子之道。是就君子所體之道。推上一層而言。道之體本如此也。君子體道之功。自在言外。未節亦然。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

所謂費而隱也。

首節義止此。下通聯說去。文勢一片。不便按節劃分。故併錄。

卽其近而

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

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

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

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

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

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

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按

大語小。乃是就君子之道。語其大語。其大至於天地。聖小非君子之語道也。或問此語不可從。

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也。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

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蒙引自古聖賢論道者多矣未有如此都不用費辭只下面摘箇愚不肖者之

有所能知能行。上面摘箇聖人之有所不知不能大處說。箇天下莫能載小處說。箇天下莫能破中間是該括了多。少義理省了多少說話。語類費有極意至意自夫婦之。愚不肖有所能知能行。以至於極處聖人亦必有一兩事。不能知不能行。如孔子問官名學禮之類是也。若曰理有。已上難曉者則是聖人亦只曉得中間一截道理。此不然。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若據先儒解當初何不道行。道之人何不道衆人之愚何為說夫婦是必有意。愚按朱。子此言引而不發。而章句特於夫婦下居室之間四字所。謂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自離却居室之間不得日用飲食。莫非道也。其必言夫婦者。自聖人以至愚不肖皆夫婦中。人經文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是就夫婦中舉其愚不肖。者而言等而上之。以至於聖人。其為夫婦隨一也。若論。其極則陰陽妙合。網緼化醇。天地亦離不得此理。故章末。直對舉以包括中間。想朱子當年所云是必有意當是謂。此然亦只合舉倡隨之大槩而言。大全史氏直以形交氣。感當之則未免於居室之間。看得太泥。而後來專主其說。者復從而張大之。求通益滯矣。語類道無所不在無窮。

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謂如物至小卽一髮之。微尙有可破而為二者。是中著得一物在。若云無內則是。至小無可下手處更破他不得。○說叢凡物有二故可載。可破若道則載者與所載者皆道也。破者與所破者皆道。也。又安得載之破之。○勿軒熊氏曰。此章看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按大小通是說費或問。云隱之為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有隱可言則已不得為隱矣。

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輯畧問。聖人亦

何有不知能伊川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語類人多以至為道之精妙處若至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為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處原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按道中一事亦只就居室之間隨舉言之以見道之費不遺於愚不肖耳必欲指一事以實之則鑿矣。語聖人所不知總要看得極輕不是聖人不求知不是不能知却是必有不及到處在聖人不會闕少然在道却是不能契聖人知盡真是費也。夫婦所知能與聖人所不知不能總在粗淺細微處看人猶有憾不是小天地只在天地形氣上說也便是粗淺細微一例看。羅整菴曰侯氏以問禮問官為孔子不知然既問是仍知了又以孔子不得位為不能似孔子非無意得位特阻於力不能尤未當天高地下罔測所窮古往今來莫窺其始是聖人有所不知知也有教無類下愚不移博施濟眾堯舜猶病是聖人有

所不能也應作如此看。新安陳氏曰天覆地載以天地之無私而生成之物或有偏而不均者當寒而寒當暑而暑作善降祥作不善降災正也乃有寒暑非時災祥或舛是不得其正也是皆人所不能無憾於天地者。蒙引有憾是有不足他意是天地之大亦有不能盡道處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咏文王作鳶鳴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

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

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語類問鳶有

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

故子思姑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又曰鳶飛魚躍胡亂提起這兩件來說。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謂道體發見者猶是人見得如此若鳶魚初不自知察

只是著天地明察亦是著也又曰與下節察乎天地只一般。問莫只是為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只是解上面如何曰固是又曰恰似禪家云青青綠竹莫匪真如粲粲黃花無非般若之語。象皆從妙明現出吾道於為飛魚躍之中便見天命率性而萬象即與吾心同體此其所以彌近是而大亂真可謂辨之精矣。問為飛魚躍必氣使之然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為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為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竦動人處。皆是費如為飛亦是費魚躍亦是費而所以為費者試討箇費來看又曰為飛可見魚躍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果何物也中庸言許多費而不言隱者隱在費之中。○四書通中庸言道字皆自率性之道說來費用之廣也是說率性之道隱體之微也是說天命之性才說費

隱即在其中才說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在其中故近自夫婦居室遠而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在。即朱子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也。性無不在費也而性之所以為性則隱也。為飛所以躍者隱也於此見物物有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新安陳氏曰為飛魚躍天機自動詩人本以興君子之作成人材子思引之借以言此理之昭著非與亦非比理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捨為魚而言固不可泥為魚而言亦不可充滿天地無一物非是也與子在川上之意同此察字實對首句隱字體之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宋子曰喫緊為人處是天理全體活只是不滯於一隅。○語類為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使得他如此此便是隱在人則動靜語默無非此理只從這裏收一收這箇便是在。○又有無窮意思又有道理平放在彼意思上為下魚見者皆道應之者便

是○潛室陳氏曰大要不欲人去昏默窮冥中求道理處
處平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吳氏程曰喫緊猶俗言
着急活潑潑地是真見得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正
如顏子卓爾孟子躍如之意○黃氏洵饒曰活潑潑地無
物礙之也致思二字見此理之在人心無毫髮之間斷若
有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其要在真獨按慎獨乃言外
意○輯語上面說費在廣大無盡處儘放得開濶此又就
其中變動流露處提出示人無所不在無時不然當下色
色可會所謂契緊為人活潑潑地也上面包羅全體此是
在交接當機○愚按上下察三字須連看乃見此理偏塞
滿前隨時隨處直點入人心坎

或問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
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此

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
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亦
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
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洞見道體
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思喫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
之意為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
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
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
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

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輯畧明道曰。鳶

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

○采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

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

活潑潑地。畧無滯礙耳。若見得破。則即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明道言此。引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為證。今人一等忘却。乃是不知他那飛與躍。有事而正焉。又是迭教他飛。捉教他躍。皆不可。○困學錄。鳶飛

魚躍。活潑潑地。與吾身心通徹無二。從身上看。便活潑潑地。從鳶魚上看。便只是弄精神。按語類。弄精神亦本是

禪語言實。未會得而揚眉瞬目。自以為會也。抑孟子此言。因為精密。然但為學

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為言。則又以發明學

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

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

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

而後足於言耶。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為所累。故

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

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正心之防也。曰。然則其所

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耶。曰。此但俚俗之常談。

釋氏蓋常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况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為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為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為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

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

輯畧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又曰鳶飛魚躍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

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語類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多涉體道之功蓋當時為門人講學雖義在言外皆可發明實非本文正義然學自不可不知故畧為採入。君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而夫婦為至親且密夫人所為蓋有不可告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苟於是而不能行道則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矣。○交集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論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濶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須知造端及至乃舉兩頭以該中央正見道無不在耳

兩下都有實際若看得天理人欲透徹則夫婦天地一以貫之矣。○造端是示人以用功之始及其至是示人以用功之極猶自戒懼慎獨而天地地位萬物育也但正面是結上文示人用功意言外及之可也。○輯語上面都是將道理攤散了說或指頭或指尾或隨手拈舉到此下是一總結包羅貫串將上而言語不能到處處處幹補密實無少欠缺其着意在造端與及至中間連合一串無非實地然皆就道體上說申明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表。○夫婦天地明結聖人鳶魚暗結以察結費言下包括一切。○徐徹弦曰夫婦二字人都看不真陳新安以愛親敬長言不切夫婦史伯疇以形交氣感言但切夫婦不合道字看朱子言書重釐降禮謹大昏又曰接而知有禮交而知有道端的是有別中事與下章子臣弟友同義須切與知與能解愚按化起陰陽倫生男女其為此理所造端固屬無疑即天道下濟地道上行一神兩化謂夫婦天地一以貫之自可但如史氏以交感為言使人疑為氣上事謂愚不肖之夫婦但知此能此殊非所以言道之費耳紹聞編云此章夫婦字南軒謂凡匹夫匹婦之所共知朝作夕息敦復堂

中庸章句卷之三 三 一 敦復堂

之類在庶民行而不著習而不察在君子則戒慎恐懼之所存乃所以為造端也居室人道之常固亦在內若專指此却未盡按此亦何嘗脫却居室之間自此充之以至天明地察亦何嘗無義理事實如易傳所云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董子所謂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即本經由庸行之常推之大孝格天何一非謹之於端以馴至其極則察乎天地即由夫婦造端從實處理會謹小慎微盡倫盡制莫非大道所彌綸方是中庸論道之指泛講化醇化生恐人無着手處但在本章尚自實拈體道不得耳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

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此中庸第二支下八章之綱也說箇費道自不可離說箇費而隱道更不可離故下章緊喝道不遠人後都就人身上說體道之功要自離費隱不得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

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

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語類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

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為道而遠人如為仁由己之為不

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東陽許氏曰上為字重

猶言行道下為字輕猶言謂之道○四書通上章言道無

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率性謂道只在人倫日用之

問其篤實也又如此按廣大亦只在篤實中領取非真有

二道也看後文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便自見得在

本章却只鞭辟向裏為道在邇而求諸遠者發○困勉錄

句然後引張子語一節
一意何等直截分明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

詩幽風伐柯之篇東人喜得見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
周公而作也

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
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
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
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
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

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是也啓蒙晚邪視視所執之柯也

當分看觀而字之字可見○輯畧呂氏曰妙道精義常存
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不離乎交際酬酢應對
之未皆人心所同然未有不出於天者若絕乎人倫外乎
世務窮其所不可知議其所不可及則有天人之分內外
之別非所謂大而無外一以貫之安在其為道也歟柯斧
之柄也執斧之柄而求柯於木其尺度之則固不遠矣然
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者必有
睨視之勞而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異是蓋眾人之
道止在眾人之身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
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
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
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
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
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
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眾人之所能而聖
人乃自謂未能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

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瞍底豫者蓋為此也庸者常道也事父孝事君忠事兄悌交友信庸德也必行而已有問有答有唱有和不越乎此者庸言也無易而已不足而不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無是行也不敢苟言以自欺故言顧行有是言也

不敢不行而白弃故行顧言按此條通前後數節言內參朱子所更定最詳實有味惟道難繼而不行句朱子謂不若游氏引恥躬不逮為得○語類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是將他元自有底道理還以治其人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他却亂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我但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是將我自思量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不用更別去

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才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旋去收回只在這些子何用別處討故中庸一書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按條內連及自治特借以反覆申明此理不假外求然實非本義大全史氏誤會其說支蔓不可從○問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曰道者眾人之道眾人所能知能行者今人自做未得眾人耳○

潛室陳氏曰眾人即天生烝民凡厥庶民之謂只將他共有底道理治他乃天理人倫之類若以蠢蠢昏昏者為眾人非張子意○愚按章句引張子以眾人望人語正與首節眾人之所能知能行相應眾人乃普眾之稱蓋道無二致而人之分量不齊則君子之所以治之者亦異其改其止要自各因乎其人之分耳即如均之為孝有大孝有中孝有小孝總之改其不孝即便為孝非謂不必其人之大孝而輒止亦非謂必俟其人之為大孝然後止也胡雲峯謂以眾人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雖亦似泥然未為非是史伯瞻大反其說至謂雖堯舜之聖亦眾人中之人改

非畧改而不必止於至善之謂孝必十分忠必十分忠
孝未至便是子道未盡以夫子之聖猶自謂所求乎子
以事父未能如是則君子治人終其身無可止矣此論似
高實謬而三魚遺喜訂大全本皆深取之故不可不辨

或問子以為以人治人謂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
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
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為道之全也耶曰上章
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
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
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
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

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
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

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可見子思引言自有次序而遠邇高卑之說亦有確據此

不徒論本章當合一支內八章而通觀之今必以是為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

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
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
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只是盡自家之心

不要有一毫不盡須是十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已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

要他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

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此章以道不遠人為綱故章句節節提掇或問所謂道

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惟盡已之心而推以及人

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忠恕而往

以至於道獨為不遠也按或問以節鈔故附入後做此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輯畧明道曰忠節除不得又曰忠體也恕用也盡已為忠如心為恕或問

恕字學者可用功否伊川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為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為用處

或曰曾子說出忠恕二字子思所以只發明恕字者何故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

忠見於功用之謂恕謝氏曰猶形影也語類問施諸已二句只是恕如何將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

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居業錄

存諸中莫若忠施於人莫若恕忠是盡已之事為萬事之根天命之性即此而存天下之大本即此而立恕是推已

之事措磨物欲消除私吝使天理流通物我俱得其所先儒言無忠做不得恕是先有體而後有用也條辨合已

所不願勿施於人兩句只是一箇推已及人但所不願是已實實不願勿施是實實勿施此間便有箇以已之心度

忠字在不可以不願句為忠勿施句為恕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

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語類問忠恕即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耶曰道是自然底

敦復堂

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居業錄聖人教人恕上求仁。恕則物我之私不立。天理自流通也。○潛室陳氏曰：恕是求仁之事。推愛已之心以愛人。恕者之事也。以愛已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以仁言。○愚按：道是人心公共之理。惟道不遠人。故人心本無間於已。此推上一層義。惟能不遠人以爲道。故已之心可推及於人。此爲忠恕本義。須實從人已分上勘出。違道不遠。又須實從違道不遠上透出。道不遠人。語意方有歸宿。不然但泛講忠恕與本指何關。或問：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爲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爲忠

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已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爲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已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意言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爲同也。

程子說詳

見論語一貫章集註。○朱子曰：論語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慶源輔氏曰：違道不遠者。學者之

忠恕也動以天者
聖人之忠恕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

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

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

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

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語類未能一焉固是謙詞然

處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已之

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以責臣

之心而反之於所以事君則其則在此矣又曰事父未能

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事君未能須要如周公

之事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

缺便非子與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

住不得○文集某未能一雖是聖人自責之詞然必其於

責人之際反求諸已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容存

不能無不盡處如舜之號泣于旻天之類但當於此負罪

引慝益加勉勵而不敢自恕焉耳○纂疏我所望於人者

即我所當自盡之則不是將他人道理來治我蓋以得於

天之所同然者而自治其身耳○相廬講義施報之理非

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

交友而曰以先施未能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

道之當然而已故不曰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

乃如是滿懷望報非君子之用心也君子自看得先施為友

倘如是施之或友不我報而我更不復施則前日所施

施當自我始如善則相勸過則相規有無相通患難相恤

常然必待人施然後為報人人如是誰為施者故道在先

事君父兄惟朋友合講施報他若不來我亦不去人情之

所用於君父兄君父兄即不以道待我我決不可不以道

事君父兄惟朋友合講施報他若不來我亦不去人情之

常然必待人施然後為報人人如是誰為施者故道在先

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

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爾軒張氏曰此章大意謂道雖不遠人。其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而其實亦不遠於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

○輯語上四段。自責未能。故章句用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束住庸德之行半節。是美君子以為法。故末句用君子之言。行如此。繳清。○集解庸德以下。正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而欲以是為則。而自勉。意在言外。數句作一氣讀。自節首。便說君子之道。分明有一慥慥篤實之君子。在胸。日日效慕而不可得。所以歷數未能下。便接說庸德之行。庸言之謹。逐層歎想。直趕到胡不慥慥爾。才用倒裝文法。兜住若移君子於庸德之上。便自了然。○以子臣弟友之道。而體之於身。是為庸德。形之於口。是為庸言。行者踐其實。無虛飾也。謹者擇其可無虛詞也。踐其實。固已不安於不足。

然愈行乃愈見不足。不敢不勉。則行益力矣。擇其可固已不欲有餘。然愈謹。斯愈見有餘。不敢盡則謹益至矣。精神全在兩不敢上。到得謹之至。則是其言也。兢兢照顧其行。而惟恐不符。行之力。則是其行也。兢兢照顧其言。而惟恐不逮。兩顧字。精神逆露。即緊承兩不敢。添毫蓋行。謹到至處。則言行自然相顧。此正所謂慥慥也。○稍虛講義六句。叠叠說下。逐步趨緊。寫出慥慥神理。如見慥慥篤實是做聖賢本領。大凡遠人為道者。類由不篤實所致。夫子特揭此二字。正欲人當下猛省。○愚按章句先提明道不遠人。便見得此當然之理。原是人已公共底。但常情責人重。以周責已。輕以紓安。能盡道。夫子特就責人處。下一轉語。固望道未見之心。便隱然欲學者當身體認慎。言篤行實。心為已。自可入聖賢之域。章未引張子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較上二節。尤為鞭辟向裏。可當通章結穴。

或問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

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

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脩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而以父君兄之四字為絕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哉。愚按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此夫子意中語。在本文却不如此承接。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某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松陽講義此章以費之小

者而言而總註謂某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此句要看得好。此是就小處看。亦有聖人所不能。雖借前章之語。而實與此章不同。勿泥看。此章既明道費之小。正是人倫日用至親至切之事。皆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曰不遠於人。所謂某未能一。只是聖人欲然不自足之心。非真有所不能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

無慕乎其外之心也。或問小註首節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紹聞編有一等人雖素位而行。或不能不少願乎外。又有一等人雖不願乎外。却不去素位而行。故下文分析言之。以交足其義。其實自得內含有

不願乎外之意正已內含有素位而行之意雖分而不害其為合也在人善看耳○王樛菴曰大凡不盡本分底人多外想君子只就自家道理着實做去何暇外邊尋思按此則上一截自為主句但上句之義須更以下句是之方盡語意○輯畧游氏曰素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其素然也按新安陳氏以素如今人言素來之意史氏謂其與章句見在義不類但細體本文以素字置其位二字上義在虛實之間章句難以質言故云猶見在饒氏亦云素字當活看與下節素字微別竊謂素其位者但隨其所值之位而我一以現在居之素字尚虛行字乃實蓋因其所居之位易盡其所居之道難故章句曰為其所當為非直安分守已之謂也紹開編云上章道不遠人就各當人之身上說此章素位而行就各當人所居之位上說易三百八十四爻便都是發明箇位不同而人所以處之之理○其位其外兩其字都緊貼人身言非其位即其外固所不當願即於其位之中稍有營求計較即其外也故董子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道誼中何必無功利并此不謀不計這才是不願實地不願盡頭須

得合下斬釘截鐵如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觀范希文云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皆是此意若但云在外者不可妄求不可必得猶是落下一層說法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

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輯畧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

驕不淫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懼不足以道之也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

患難者也游氏曰道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君子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雙峯饒氏

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逆境或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暗說富貴貧賤如何曰人之處世

不富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之事不常有之問入字是入此四者之中否曰入字濶上四事特舉其概隨其所在而樂存焉愚按即四事之中所處之位亦儘不一故以無入不得句括之○蒙引素夷狄行夷狄素患難行患難非謂苟免而從夷也有道存焉君子雖在夷狄患難亦不離道按此則富貴貧賤須實實盡富貴貧賤之道可知大全陳氏黃氏以舜之衿衣鼓琴為行乎富貴飯糗茹草為行乎貧賤此只說得富貴貧賤耳於行字何曾端實故朱子以呂氏之言為慤實有味○或問小註自得二字從憂勤盡道來道盡而心無歉非逍遙出世比徐思曠申之曰素位而行重行字不重素字行者盡其道也不盡道何以自得○困勉錄人歷一位自有一位所當盡之事於此無絲毫不盡則方寸中廣大寬平真不可告人者此之謂自得識得此意則憂勤惕厲正與自得不相妨若說逍遙閒曠任運自然則孔孟老莊何異○按或問謂無不足於吾心即此為自得實際無所往而不自得即在素位中更何須外願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

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輯畧呂氏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

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陵下不從則罪其下援上不得則非其上所謂尤人者也○輯語怨尤病根總自願字生來要不願先須正己念頭一鞭辟向裏則內邊自有汲汲處外面無非坦坦處故曰無怨無怨下又加怨尤二句正為願外者搜根剔骨將怨字萌芽斬盡無字全體光瑩乃見不願外極頭又曰正己又要不求於人不求於人乃見其正己之盡工夫鞭辟到一路如此看而字一轉乃更覺有味○愚按陵援自願字生下從陵援醒出求字陵下求其順已也援上求其庇已也又從求字生出怨字怨生於求之不得也怨字下又找出怨天尤人皆是申足願外意中間揭明正己作巴鼻前後不陵不援不求不怨不尤敦復堂

五不字都為不願字洗剔斬除箇盡到得不怨不尤真覺
得胸中多少光瑩洒落要之君子惟仰不愧天故上不怨
天惟俯不怍人故下不尤人與上文無入不得仍是一
綫相銜故章句於首節雖用分承而意理自為一貫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

謂所不當得而得者輯畧呂氏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居

死不變心逸日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往而不
受俟命者也若夫行險以徼一旦之幸得之則貪為已力

不得則不能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游氏曰惟君子為能

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
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纂

疏君子胸中平易所居而安素位而行也富貴貧賤惟聽
天之所命不願乎外也困學錄惟居易才可俟命人事
既盡然後窮通得喪乃可一聽於天若未能居易而言俟

命則是莊子所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按句中
以字自不得畫成兩橛愚按順理則裕從欲斯危易險

只在理欲上辨取不在境界上區分合做底便是平地不
合做底便是險途君子於位之所在盡其在我心安理得

雖造次顛沛處之泰然此便是易小人逐物外馳即處順
安常終日營營亦隨地坑塹豈不為險居易未嘗無得福

之理然君子初無求福之心故曰俟命行險有時獲濟似
亦其命使然然特幸焉而已并不得謂之命也和廬講

義幸字只可加於小人之不可言君子何也君子雖極安富
尊榮都是分所當得小人即極危難不堪也是他自已作

孽所致故君子無幸但有不幸小人則但有幸而無不幸
不獨易字命字險字幸字要看即居字俟字行字徼字

亦下得最有意義俟字從居字來微字從行字來高忠憲
公云惟天理最靜味此居字循乎天理何等安靜所謂作

德心逸日休也小人機械變詐無非險徑不要說奔馳營
幹終日忙忙即令打坐一室此心亦勞攘不定叠所以說

行不說居居者安於此行者驚於彼俟者聽其自來徼者
求其必得居易則無復營心得喪而俟命行險則直欲抹
敦復堂

搬造化以徼幸。語類行險徼幸本是連上文不願乎其外說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詩傳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

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鄭注正鵠皆鳥名也一日正正也鵠直也

蓋即取內志正外體直之義。雙峯饒氏曰正乃是鵠字小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取為的鵠取革置於中正則畫

於布以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紹聞編此總為的

之意張子曰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非人學之至也。和廬講義居易侯命原非以命寬

假自已有多許多真實工夫在內故復引反求諸身以結之先儒云君子坦蕩蕩是從兢兢業業而得非安意肆志之

謂正是此意反求諸身者求其所以失即求其所以得切切然惟道之歸而正已也自得也素位不願也皆是物也

然則君子所以能盡道者亦只是打起實心掃除妄想當身一一理會做去而已。吳因之曰反求於身之中是即

所謂素位也不求諸身之外是即所謂不願外也。蔡職伯曰射者必反身非直空空不尤人而已素位必盡道非

只空空不願外而已與不怨勝已意無涉。按子思自以君子之反求諸身結通章大旨而適於夫子之論射得之

章意與節意須識得賓主歷然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松陽講義此章言進道之序自道不遠人章至此乃是一步緊一步饒氏謂其迤邐放開者謬蓋道

不遠人章因上章說得濶了故特說箇人字然曰人則見在未來皆人之所當盡也故素位章說箇位字然曰位則

高卑遠邇皆位之所有也。故此章又說箇自邇自卑。子思喫緊為人分明。是要人從脚下一步步踏實走將去。○語此章卑高邇遠須就推行交接上看。着力在兩必自言道之高遠無窮而為之有序。只在卑邇上用力。逐步積攢上去。行得一步卑邇便到一步高遠。卑邇不定高遠亦不定。卑邇不盡高遠亦不盡。只看詩言妻子兄弟而聖人謂其道已及父母。由此推之。可見步步有高遠。步步有卑邇。上做自然高遠。即如到了父母順又不止於父母順。乃所謂序也。惟其高卑遠邇無定位。亦無盡頭。故不可質言而引夫子說詩做箇語頭。指點令人自悟。此註中意字之妙。然皆指實事實理。非虛弄機鋒也。○愚按書旨重在兩必自然。須在行登上着眼。則必自之指自見。蓋以道言則遠邇高卑何處非道。以得道者言則行遠非即遠。登高非即高。必頭頭是道。而就造道者言則行遠非即遠。登高非即高。必自邇必自卑。行一程又一程。登一級又一級。卑邇在是。高遠亦即在是矣。○困學錄云。道有高遠。用力處只有卑邇。就到極高遠處。只有一間未達此一間。未達處尚是卑邇。所見極高極透。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此燕兄弟之樂歌。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

樂也。帑子孫也。援是詩作於周文公歌於召穆公弔二叔之不成。本是因兄弟而作。以見兄弟之不

可不親。燕兄弟而篇末及於妻子。鄭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孔疏云。王之族人見王燕

其宗族知王親之皆傲。王親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如鼓瑟琴相應。和于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

咸恐藏

妻子又九族和好忻樂而且耽又以盡歡也末二句則鄭箋云族人和則能保樂其家中之大小孔疏云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按此則詩義自以兄弟為主而子思引詩斷章取義觀下節章句則妻子兄弟自合平列末二句如存疑以宜爾室家貼兄弟翁樂爾妻帑貼妻子和講家多有從之者然終似以宜室家貼兄弟未穩條辨云按朱子註桃夭詩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又本註訓帑為子孫則宜室家樂妻帑當是從妻子之合兄弟之翁而因是一家之中無不皆宜且有以樂及子孫也以末二句總承上四句而言按此則如鼓瑟琴和之至也和樂且耽樂之極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一門之內融融至至和氣薰蒸無不宜也無不樂也但將詩中景象倡歎一番下文父母其順已宛然欲脫於口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

父母其安樂之矣

輯畧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

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帑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按詩詞自妻子說起如呂氏說亦隱然與費隱章造端乎夫婦之旨相貫然細按終不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如章句平列省却多少葛藤

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或問小註章旨只一自字不特詩與聖言是引證即高卑遠邇亦是形容

語又曰父母應作高遠看順則不過家庭中尋常事由妻子兄弟以及父母此中煞有可解不可解處按此可想夫子當年倡歎之神真有口不能言者此子思所以特會其意也○雙峯饒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說得濶只引詩與聖言來形容室家宜妻帑樂皆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欲上面順須下面和始得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輯語詩只說妻子以及兄弟以及室家但在下面推說夫子忽然移到上面正於不講順父母而下面工夫足自

然到了上面此註中所謂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也。困學錄一意字是僧繇點睛通章精神只在此一字。右第十五章。東陽許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蒙引如始於灑掃應對而終於窮理盡性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於平天下。皆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類也。松陽講義和之宜者難言之。暗室屋漏有一愧怍不能宜而和也。推此則自卑自邇工夫原不容易做。稍有疎忽這卑邇處便阻住了。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輯畧伊川曰夫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又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語類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往暑來日往月來春

生夏長皆是問造化之迹曰如日月星辰風雷皆造化之迹。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條辨鬼神為造化之迹不張子是指迹為鬼神以其所以有造化之迹者乃鬼神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語類問鬼神是功用良能曰但多物事一屈來更無一物了便是良能功用便是陰陽去來。二氣之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故曰良能。鬼神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謂之陰陽亦可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迹不說他靈處張子說得精。吳氏程曰鬼神雖是說氣而理實在其中故迹專以氣言而良能兼以理言然後其意始備大抵理形而上氣形而下而鬼神則形而上下之間者不然朱子何以曰屈伸皆理之自然不假安排布置愚按語類謂鬼神主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竊謂對物而言則鬼神體乎物似是形而上對理而言則未有此氣先有此理鬼神又是形

而下。吳氏以為形而上下之間。極宜認取。李安溪亦曰。鬼神非理非氣。而在理氣之間。在人則心之神明是已。程張所謂天地造化陰陽二氣者。是這箇本文所謂祭祀如在者。亦只是這箇體於人心。為人心之鬼神。亦即是這箇認得真便。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看得活。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

輯畧問世言鬼神之事。如何可以曉悟其理。伊川曰。理會得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爾眾動不窮。屈伸爾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語類一氣即陰陽運行之氣。至則皆至。去則皆去。之謂也。二氣謂陰陽對待。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為魂魄。即神也。而屬乎陽。耳目鼻口之類。為魄。魄即鬼也。而屬乎陰。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

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伸。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伸。其既伸者。神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言者也。因問精氣為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游魂為變。魂游魄降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新安陳氏曰。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蒙引其以二氣言者。亦言其屈伸各有所屬耳。非實有兩箇氣。而兩氣之外。又別有一箇氣之貫者也。故實一物而已。鬼神三段註。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也。故用張子之說。繼之。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也。故朱子又以一氣貫之。然後鬼神之神義盡。朱子之說。重一氣為德。猶言性情功效。語類問鬼神。上二氣則張子已說了。為德。猶言性情功效。語類問鬼神。自是如此。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為一物。其德自為德。問所謂性情。莫便是張子所謂二

氣之良能所謂功效莫便是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曰鬼神不見不聞人須是於那良能與功用上認取其德。○問南軒歷論鬼神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此語如何。曰誠是實然之理鬼神亦只是實理若無這理則便無鬼神無萬物都無所該載了。鬼神之為德者誠也。德只是就鬼神言其情狀皆是實理而已。問章句謂性情功效何也。曰此與情狀字只一般。愚按鬼神固是以氣言然其所以為鬼神即理也。故朱子曰鬼神之為德者誠也。直是分明斬截。但誠字至末方點出首節尚自引而未發。且只就氣上充滿辟塞極言其盛而其德之所以盛處自隱然有實理貫之。○蛟峯方氏曰鬼神生長歛藏是孰使之然。是他性情如此。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夏歛而成秋藏而成冬。便是鬼神之功效。○黃氏洵饒曰陰陽分而言之乾靜專其性動直其情大生其功效坤靜翕其性動闢其情廣生其功效合而言之陽健陰順者性陽施陰受者情陽生陰成者功效。按此亦舉其概性情功效自是人身上市章句借來說鬼神故曰猶言然語雖似借要非無是性情功效其所以實有之者即誠也。翼註因不敢觸

言而云鬼神之為德只是鬼神之為鬼神大是鶻突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子

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

口鼻之噓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

以明之。祭義宰我問曰吾聞鬼神之各不知其所謂子曰

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

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

之著也。鄭注氣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朱子曰

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鬼神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而良能是其靈處。○口鼻噓吸以氣言目之精明以血言也耳何故亦以血言。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聰聰精血耗則耳聾矣氣為魂血為魄。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

化爲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爲神，陰魄爲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爲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輯畧謝氏曰：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語

類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葉氏曰：學者先看天地二氣之屈伸，若朝暮若寒暑若榮謝大綱已明，却反驗之一身，自父母成育之始及少長壯老之變，晝夜作息夢覺熟體而精察之，無餘蘊矣。曰：諸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爲詳備，但改本有所屈者不亡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而程子數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爲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輯畧呂氏曰：鬼神者二氣之往

來耳。物感雖微，無不通乎二氣，故人有心。雖自爲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聲色舉動之間，乘間以知之，則感之至者也。張子曰：形聚爲物，物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歟。○呂敦復堂

氏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謝氏曰往來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程子語錄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原不斷續物以陽生物極必反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若謂既反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資於既斃之形既反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闔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為呼吸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皆是理也纂疏屈伸往來者氣也其所以屈伸往來者理也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謂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是輪迴之說而非理之本然也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

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

輯畧明道曰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恐未安須兼清濁

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張子曰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官氏曰鬼神者無形故視之不見無聲故聽之不聞然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耳此體物而不可遺者也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故如在在上如在其左右也弗見弗聞可謂微矣然體物而不可遺此之謂顯周流天地之間昭昭而不可欺可謂誠矣然因感而必通此之謂不可揜楊氏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語類問鬼神上言二氣下言祭祀是如何曰此體物不可遺也體物是與物為體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天下萬物萬事敦復堂

皆不能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乃是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也體物而不可遺用拽轉看將鬼神做主將物做實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物鬼神却是主也。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問是在虛實之間否曰都是實無箇虛底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形無非實者。問此章以太極圖言是所謂妙合而凝也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便是體物而不可遺。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為體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為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而徧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也。問造化之迹若風雨霜露四時代謝皆可得而見又曰視之不可得見聽之不可得聞何也曰說道無又有說道有又無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然又去那裏見得鬼神至於洋洋如在是又有也。○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困學錄三句一氣讀不見不聞與體物不遺不是兩截即是體物處無可見聞也。○輯語人每看物字只作形器之屬

不知事即物也天地間變化遷流與人事動作云為皆物也皆鬼神所體也愚按物字兼名物事物二義二十五章誠者物之終始名物之物也不誠無物事物之物也此處以各物言則鬼神為造物之精英以事物言則鬼神即人心之精爽都自闕遺不得兼此起義則後文誠字實理實心一齊都攝今人每遺却事物一邊恐非中庸立言之指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乾卦文言貞固足以幹事言事所依以立若木之有幹然

或問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

所為也故鬼神為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為

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

順耳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

貞之幹事亦猶是也。困學錄道物外有鬼神不得道物即

是鬼神又不得鬼神與物是一是二。敦復堂

以為立乎物之先而未嘗不周乎物之後以為立乎物之外而未嘗不貫乎物之中故體字只合作骨幹之義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 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 祭統篇謂齊不齊之思慮以致

其齊明猶潔也 陳氏曰齊明是肅於內盛服是肅於外交致之功也 洋洋流動充

滿之意 充滿言其在上在左右充塞遍滿也 流能使入畏

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 解

問死生之說謝氏曰人死時氣盡也問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先生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

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此便是答底語問先生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

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

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

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語類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

陰陽上說末後又却以祭祀言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如此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

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為一也 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

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前夜言其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

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

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上蔡而今都說得粗了 問天地山川之神有此物在其氣自在則祭之其神

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

敦復堂

祖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
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聚散者氣若理
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
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亦未
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
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
通之理○問五廟七廟遞遷之制恐是世代浸遠精爽消
亡故廟有遷毀曰雖是如此然祭者求諸陰求諸陽此氣
依舊在如嘯吸之則又來若不如此則死而致死之氣
也蓋其子孫未絕此氣接續亦未絕○問洋洋如在似不
是感格意思是自然如此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
始得○文集祭義所說如有見聞論語所說祭神如在皆
是主於祭者而言此章言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
祀是主於鬼神而言自有賓主體物使人兩句須深體又
來論言如其神之在焉非真有在者此言尤害理若如
此說則是偽而已矣豈所謂誠之不可揜乎又曰所問鬼
神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真是見得一致如在如上如在其
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為是言以設教也○雙峯饒氏

且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看見得他靈處○四書通前此
所說鬼神無所不包此就無所不包之中提出當祭祀之
鬼神說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
先是指鬼神之最顯處示人人之齊明盛服鬼神未嘗使
之而若有使之者洋洋如在鬼神精爽真與人之齊明相
接此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條辨按註云畏敬奉承
發見昭著皆鬼神之能使人如此則可見洋洋如在者人
心之自為之而所以使之洋洋如在者即鬼神之自為之
也使人如此是體物人心自如此是物自不可遺不得認
為一亦不得認為二○按此就祭祀一節為人所易明者
見鬼神之於物其親切著見如此既以為體物不遺之驗
亦與下節俱引入人心見結處誠字固以實理言而實心
義未嘗不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
包攝裏許

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語類問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若有以使之

之曰只是這箇氣所謂昭明焄蒿悽愴者便只是這箇氣昭
明是光景焄蒿是蒸氣悽愴是有一般感人使人慘慄如

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者按祭義本是以形斃為鬼而以其氣之發揚於上者為神故語類謂人氣如火之煙這下面薪盡煙只管騰上去此言人死時光景至本節章句引之乃是斷章取義就承祭之時灌鬯燭蕭求諸陰陽肅然如在此便是神之著與祭義本指自別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音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斲

詩大雅抑之篇衛武公作此詩使人自警格來也矧况也射厭

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抑詩之七章曰視爾友君子

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日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矧可射思

明之處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

紹聞編申之曰鬼神之妙無物不體此二句最好看正與中庸之旨合○相廬講義齊明節就人見鬼神之所在見

其體物不遺引詩節就人不見鬼神之所在見其體物不遺鬼神昭著莫如祭祀恪恭承奉所不待言若夫暗室屋漏之中絕不見有鬼神似可或忽然陰陽二氣密匝匝地又何處非鬼神而敢戲豫之稍萌故詩詞最為嚴密○體物不遺如何下二節只就人說正以物不可遺而人心却有射之時也射便悖棄了鬼神失其所以為心便失其所以為人後面所謂不誠無物是也然則人其可稍厭射乎愚按詩詞人每多重不可度思為體物不遺之証與上節如在上如在左右意同此跌重矧可射思不惟語勢宜爾亦意在擬入人心暗藏下節誠字有此實理須有此實心後半部言誠大指都已函蓋此正子思喫緊為人處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

可揜如此輯登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或問駁之曰經文本贊鬼神之德之盛

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為鬼神
 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為一物而別為鬼
 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為二物而以形而上
 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
 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此類也夫○語類鬼神主
 乎氣為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
 所謂誠之不可揜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屈是實屈
 伸是實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揜如此○
 問向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竊疑謂鬼神為陰陽屈
 伸則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日
 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
 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按此便可得形而上下
 之間意○四書通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見
 之漢儒皆不識誠字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
 謂不息之謂誠至程子則曰無妄之謂誠朱子又加以真
 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書但言鬼神享
 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
 陽之氣誠者所以為造化陰陽之理也實有是理則實有

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夫鬼神無形無聲於天下之物
 如之何其體之於天下之人又如之何其使之顯然一至
 誠之不可揜如此也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
 而陰陽合散莫非真實無妄之理後世此理不明有蹟鬼
 神於佛老而競為淫祀以徼福者一何怪誕不經至此哉
 ○紹聞編不曰微而顯而曰微之顯見得顯微本無間也
 之字宜着眼按微顯直承視弗見聽弗聞體物不遺來微
 顯意皆上文說過即不可揜意亦上文說過并如此意亦
 上文歷歷言之本節特為一點醒揭出誠字乃十分出
 力正以全書關鍵在此一字耳○困學錄誠也鬼神也物
 也其實合下一齊都有若細分之則須是有此實理然後
 有鬼神有鬼神然後有物既有鬼神誠即在鬼神中既有
 物鬼神又即在物中所以說鬼神體物誠又體鬼神○誠
 不離乎陰陽亦不雜乎陰陽自其不離者言往來屈伸無
 非是實是就體物上見其誠也誠自不可揜也自其不雜
 者言則惟有是實理故能屈伸往來不雜其所以能體物
 者而見其誠也惟誠故不可揜也言不雜則誠是體物之
 本言不離則誠是體物之實○天下道理偏塞滿前耳聞
 敦復堂

目見都無非是其屈伸往來。緬緼不息者，莫非鬼神。中庸自費隱章以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洋洋灑灑，說到遠邇高卑，有不各自已之妙，真見此理，充塞洋溢於心目之間。故不覺衝口而出，曰：「鬼神之神，為德其盛矣乎！」蓋正明指造化之妙，使人觸處見個天理，呈露妙用，顯行隨時隨處，有以自得，故下文即喫緊指點曰：「體物而不可遺，其特與祭祀以明之者，鬼神之神，妙無所不在，無時不有，觸着磕着，都是但一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故即引詩咏嘆之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說到此，愈覺體物不遺之妙，活潑潑地，昭著流行，有不可得而揜者。」故即指其實而言之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此夫正見鬼神之神，無非實理，欲學者隨時隨處存心體察，而得其所，以不可離之實耳。故朱子曰：「上下章自恁地說，中間忽然插說鬼神一段，在這裏，也是鳶飛魚躍底意思。」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愚按：鬼神本兼造化人祭義，以人之魂魄為言，而後及程張造化之說，以廣其意。夫魂魄固左氏所謂心之精爽也，則誠字亦宜兼實理實

心言之章，句言真實無妄，未嘗專屬語類，屢言實然之理。然又云：「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此屈伸往來者，相應。謝氏云：「有其誠，則有其神。」朱子以其言為然，則實心之義，未嘗不兼及也。蓋化育流行，莫非此理之用，然不可以實心體認，則此理兩間自有吾心自無何從見得，不可揜處。况章內特提祭祀，明是就人心之鬼神為下，享帝享親，張本亦即就人心之誠為下。誠者，誠之者，張本向來講家專主實理，竟抹却實心一面，或未嘗通徹前後思之也。竊謂末句重提誠字，不可揜是言其理如此。夫直點入人心，須融會。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

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

費隱包小大而言。語類問十二章論君子之道，即人之所行言之，故但及其費而隱自存此。

章論鬼神之道本人之所不見不聞而言故先及其隱而後及於費曰鬼神之費道便是君子之道非有二也。○胡氏曰此前三章說費之小處言日用之間道無不在此後二章說費之大處言道之至近而放乎至遠中間此一章以鬼神之微顯明道之費隱而包大小之義所以發上章未發之蘊而貫前後六章之旨且為後文諸章之論誠張本也。○黃氏紹曰對舉而並言之則曰兼舉此以該彼則曰包。十六章言費言隱而不言小大故曰兼費隱包小大。二十章言小大而不言費隱故曰包費隱兼小大。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

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輯畧游氏曰中庸以人倫為主故以孝德言之。○紹聞編孝為

庸行之常然舜之所以德為聖人者在此所以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者亦在此皆非分外

皆是以父母之身倣此來豈不是大孝此章句所謂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今人多言德為聖人則顯其親為聖人之親尊為天子則尊其親為天子之父富有四海則養其親以備物之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則又有以綿世澤於久遠以此為大孝却似將聖人之孝為有待於外了蓋由不曾深玩全章之意下文歷言皆以德為本是聖人之可以自盡者德而已其位其祿其名其壽聖人何容心焉而有是德則是數者必歸之所謂大德必受命者非人強測度也實天之理也聖人之餘事也大德受命此聖人之極功而舜之所以致之亦曰孝而已矣。○凡子之所能為者皆歸於親如舜之德業舜之遭際豈人所敢與然即如此其盛豈是於分內有所加舜只是於所本有者能做得盡耳故曰大孝。○宣氏曰書孟子論舜之孝言孝之始指事親之實也中庸言孝之終發明其功用之大也按此與總註意極合。○在翼聖曰孝本庸德孝至於舜則德為聖人而諸福因之畢集本以孝之大而獲福之大轉以福之大而成孝之大其理反覆相因但本節以大孝喚起下五句總是孝之大而德大福乃大意即藏

其中至下節乃申明之。看下文竟用故字直接可見也。按反覆相因意融入許氏大孝提綱下五句皆孝之目之說。庶乎可通時解偏主其說者殊謬。述朱闢之甚詳。載總註下。○蒙引宗廟饗之自是宗廟享舜之祭。鄭氏謂舜享子孫之祭。豈舜及身竟不饗先人耶。○纂箋夏后之時猶封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是為陳胡公章句以舜子孫不止此故以之屬二字該之。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自此俱泛說者非也。下文乃漸說開去。謂仍就舜身上說者亦非也。論中庸引言之意。舜亦只作一樣子耳。故前二節是說舜後三節是推開通論事理而舜亦在其中。故字直接大德固是承德為聖人。然在舜分上亦即指大孝而言。連下四必字即據舜之已然可見者。章句注舜年百有十歲單言壽而位祿名可知也。位祿即上節尊富名壽

則又緣位祿而極言之亦猶上節言尊富而及饗保皆大畧舉似不必上下一一扭合。故以必得其名謂即指德為聖人者。殊鑿。○集解四其字緊貼大德有其德則有其福。福皆德所自有。得是得其自有者。德既大則福亦大。福與德適相稱。得是得其相稱者。○按疊下四句便隱然有惟德動天篤厚申重有加無已意。故下文亦竟用直接雖是拓開却只一片說去。此通章四箇故字六箇必字所以重重點醒愈復愈有味。須知子思引此意本不在說舜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

覆。輯墨呂氏曰天之於萬物所以為吉凶之報莫非因其

所自取。植之固者加雨露之養則其未必盛茂。植之不

固者震風凌雨則其本先撥。至於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

道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栽者培傾者覆。○語類問因材而篤曰是因材而加厚些子。按因材是合下栽傾加厚是專注培之蒙引謂覆之亦篤畢竟牽強。○問舜之大德受

命止是為善得福而已中庸却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也曰只是此一理此亦非是有物使之然但物在土中生氣湊泊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若其氣已衰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箇物推倒他理自如此。永嘉薛氏曰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若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今日大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與名壽聖賢何若是為必然之論而亦豈能盡取必於天哉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皆理之必然者也。困學錄物之與天本同一氣其栽者則生意向盛與天地之氣相通傾則生意已絕與天地之氣不相連屬了章句氣至氣反其氣即在那物身上辨取或培或覆天實無心而隨物所宜自然成化。天道無私何有厚薄只為物材不同所受各別故覺有厚薄耳其實天只是培未嘗有覆也愚按但看春夏雨露秋冬霜雪或得之以長養或藉之以歛藏何一非培何一不是覆然有承受得底有承受不得底便見得若者是培若者是覆其故在物不在天此所以為

因物付物。○稻廬講義因者隨物付物物無所徵倖於天。天無所私厚於物不能強為必然而又不能故為不然。一適如其數以應之故曰因下。節受祿受字與因字正相應。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

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詩序嘉成王也。詩傳假當依此作嘉憲。公尸所以答鳧鷖。

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民以無位之民言人以有位之臣言。保是保其身佑是佑其行命是命之。

為天子自天申又總上三項言不惟及君子之身且及其子孫也。○語類惟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

仲舒曰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雖只是疊將來說然玩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雙峯饒氏曰栽培傾

覆只將天之生物喻天之眷聖人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是栽受祿保佑申之便是培。○條辨上文言天必因材而

篤故又引詩言君子有令德而自受祿于天以明大德之必得位祿名壽皆天之因材而篤也語意重令德憲憲正其可嘉可樂處宜民宜人乃令德之實也有此令德安得不受祿于天此下文所以又用直接○稻廬講義祿雖降自天而受之則存乎人其人苟無令德以為受祿之基天雖欲保之佑之命之申之不得也特因其可受而授之是天祿雖若難必而可受不可受則又未嘗不易必故申斷之曰大德必受命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輯畧伊川曰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

天之賦予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為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永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者皆此道也侯氏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尊富饗保孝之大也位祿名壽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

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舜自匹夫而有天下栽者培之也桀自天子而為匹夫傾者覆之也天非為舜桀而存亡之也理固然也故曰大德必受命必言其可必也或問申之曰德為聖人固孔子之所以為栽者也至於位也祿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未能及爾是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為異說以汨之○陳氏曰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盛時節堯舜稟氣清明故為聖人又得氣之高厚故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故得壽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大數已微雖孔子亦稟氣清明本根已栽植然適當氣數之衰雖培壅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也○愚按大德受命中庸自是以常理論若孔子之窮顏子之夭則氣數之變又當別論每多牽合言之此正程子所謂淺狹之見也愚故第存其說之不甚糾結者○新安陳氏曰必者決然之辭自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末一句總結上文意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之以極其至即費之大然非有以盡乎費之小則亦無以極乎費之大若無前三章道德不能做後三章事業

可見費之大也○述朱此章總註最明而時解多祖許白雲說謂以德福兼隆而成大孝非以大孝而致德福

兼隆聚訟不已推其故以各節注中未有明文耳若以總註入首節下各節俱可貫通去如孝即庸行之常也

大孝德為聖人及尊富饗保即推之以極其至也次節曰之也孝為庸行亦為庸德惟舜為大孝即為聖德亦

即為大德要只完得庸行之常下祿位名壽之必得亦只完得推之以極其至意看故字承遞只申說上文若

如時解可謂德福兼隆而成大孝將次節亦可謂諸福畢集而成大德乎天之生物兩節一喻一証皆推本於

天而結之以大德受命無非大德之得天天命之不爽大德仍是庸行之常必受命仍是推之以極其至始終

只是一意白文四故字只順文申釋故總註數語可了時解正坐不曾理會耳○要知百行之原莫先於孝舜

一生聖德固多而其彰明較著者莫如孝一見於堯典再見於禹謨當時岳牧咸薦側陋升聞皆由於此史臣

贊舜即有濟哲文明温恭允塞等語亦大槩言之其他實蹟皆是攝相陟位後事故孟子極稱舜之大孝只在

盡事親之道而致瞽瞍底豫其未底豫以前即極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無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方可解憂若

如時解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已成大孝儘可釋然何用呼天號泣以求得親順親乎舜惟敦庸行而致德福兼

隆正是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愈見大孝之能格天書所謂惟德動天則孝身分愈高學者愈見庸行之不

可不務務愈見道之廣不可不推之以極其至何用異說之紛紛○即下兩章文之無憂武周之達孝續緒成

德享帝享親盡倫盡制亦只是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

敦復堂

至故總註云後
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
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

仁之事也語類問無憂曰文王自公劉太王積功累仁至

舜大德而祿位各壽之必得亦是天道流行正得恰好處

耳○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瞽瞍堯舜子則朱均所以惟

文王為無憂○兼山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

之言文王也○紹聞編舜之大德周家之世德皆聖人之

大業見道之用廣也言文王之事而稱其無憂者蓋以王

季為父凡積功累仁之事王季作之則文王述之可知以

武王為子凡順天應人之事武王述之則文王作之可知

文王之無憂者非一無所事之謂也言乎因所遇而為所

當為拜如湯之王業由身造而付之太甲則不能無憂矣

舜之受命文王之無憂皆聖人了時運之盛而為所當為

皆道也皆可以見道之用廣也○因學錄盡中庸之道者

聖人之所同而遭遇之盛則文王之所獨故無憂但以遇

言而其各能盡道處亦即於此可見○輯語此章言文武

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道之費者章句此言文王之事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
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

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

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三山陳氏曰周家之業自太王遷岐從如

歸市是時人心天意已肇為王之基武王一振戎衣以有天下此蓋天命人心之極不得而辭者。蔡氏曰大王雖

未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輯語續緒二字最易說壞不是武王不子便是太王王季

文王不臣矣。要之武王亦不願有天下者直是時至事起天人交迫莫之為而為在後人觀之太王王季文王時已

有有天下之勢至武王而集其成則以為續緒焉耳。困學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本自人人各盡其道如太王之

肇基王季之其勤文王之服事武王之熒伐各因其分之所

在時之所值而為其所當為未嘗有所私意規度父子祖孫陰相授受也然要而論之此各盡處正是天命所必

然人心所同然處端緒歷然人人可見故曰續緒。輯語續緒專指翦商不得然却脫離不得肇基王迹兼德功而

言即翦商亦言其理勢自然非圖謀神器也若欲避翦商之說而專指周家忠厚積德累仁而言則其緒直自后稷何以獨始於太王。使紂不至無道武王終守候服其續

緒未嘗不光大也此句另講到壹戎衣方說到有天下有

天下亦不過續緒中時然而然耳。困學錄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以續緒言則周之前王世有顯名久矣至武王之

身以聖人之德續前王之緒故顯名不失以有天下言則武王十三年以前原有顯名及至熒伐大商合乎天理當

乎人情故顯名仍及身不失講章單接壹戎衣便生許多閒議論。語類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

些等級不同曰看來也是有此意如堯舜與湯武真箇爭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論韶武處便見。輯墨楊氏曰武

王之武蓋聖人之不幸非其欲也然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以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也謂之不失與舜之必

得異矣侯氏曰武王之有天下謀從衆而合天心是與舜之有天下不異也故尊富饗保易地皆然。困學錄尊富

饗保舜與武自有異舜則諸福畢集武則規模頓殊不待較量於饗保

之各別也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未受命句只見得武王年已追老引起周公追王上祀之意。

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紕以上

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

及於無窮也。集解成文武之德句是綱德從秉彜之性上見尊親之大錫類之仁皆天理人情之極致。

周公成之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也。追王二句是成文武以孝祀先人之德。斯禮以下是成文武以孝治天下之德。

○輯畧游氏曰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為文王。仍稱其祖為太王王季。然則

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其不及太王王季

者以其未受命而其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太王王季。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

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

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殷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

厥成。為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固以長雄天下。而周之位號微矣。辛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衍

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逡巡於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彼蓋知利害之實也。曾謂至德如文

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拂天理乎。且武王觀政於商。而須假之五年。非偽為也。使紂一日有懷心。則

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辨。○語類問追

王太王王季考之武成金縢禮記大傳疑武王時已追王曰武王時恐且是呼喚作王至周公制禮樂方行其事如今奉上冊寶之類然無可証姑闕之可也又問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是周公制禮之時方行無疑曰禮家載祀先王服衾冕祀先公服鷩冕鷩諸侯之服蓋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但鷩冕七旒十二玉與諸侯七旒七玉不同耳○問組紃以上止祀以先王之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也曰然○輯語太王王季其功德本自當王上世禮法簡畧不曾有此義例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上體天理下當人心而特創立此制直從理道上生來為萬世不易之大法不獨體貼文武孝思尊崇其親也蓋周家累世修德至太王王季文王其功烈又大故上節言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武王有天下皆本此三世之功德文王則武王已王之而制度未暇詳故此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太王王季本自宜親上尊號亦附於周公之制而曹操司馬懿皆得與太王王季並論豈亦可謂盡中庸之道哉○困勉錄大王王季

有號而無謚則禮殺於文王蓋王迹所由起與大統所由集者不同先公有祀而無號則制畧於太王王季蓋世近而功德大與世遠而功德淺者又不同可見禮制盡善處○四書通周公追王之禮特以義起古所無也須看章句推字與及字推文武之意以及太王王季於是始行追王之禮又推太王之意及組紃以至后稷於是祀以天子之禮又推此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各得以行喪祭之禮制孝心上下融徹禮制上下通行此周公所以為達孝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集解斯禮承上祀而言貫至祭以大夫而止葬禮及之總見周公盡倫盡制皆所以成文武之德○紹聞編制為禮法以及天下通葬祭喪服而言○輯畧楊氏曰葬不從死者是無臣而為有臣也祭不從生者是不以其所以養事親也○存疑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祭用生者之

祿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皆得用生者之祿以祭其親也下特舉大夫士而言亦示其例耳若父為庶人子為士父為大夫子為諸侯之類可以例推若父為諸侯子為大夫則支子不祭而自為小宗矣○輯畧呂氏曰期之喪有二正統之期為祖父母者也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也如旁親之期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按此下論三年之喪當從朱子故呂氏說不載○語類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皆貴貴之義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別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中庸之意只是主為父母而言所以下句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問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呂氏却作兩般曰呂氏所以如此說者蓋見左氏載周

穆后薨太子壽卒謂周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左氏說禮皆是周末衰亂不經之禮無足取者○說統期之喪達乎大夫二句是親不敵貴三年之喪四句是貴不敵親○象引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自上而達於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自下而達之於上也按三達字雖與下章達字意有別然其義未始不可相通

右第十八章條辨上章總註謂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而曰後二章亦此意蓋此章只就一家作述世德相承說雖武王之有天下不過為繼緒雖周公之禮盡人情不過為成先德而已此所謂庸行之常也然一家世德相承而至於有天下之大順天下之情則推之以極其至為何如矣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

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輯畧呂氏曰此章言達孝所以為中庸武王周公所以稱達孝者能

成文王事。魏之孝而已。游氏曰：夫孝，聖人之絕德也。達孝，天下之通道也。要其為人倫之至，則一也。故繼志述事之未，亦曰孝之至也。○集編人君以光祖宗，貽後嗣，為孝。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江陵項氏曰：舜為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為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為訓。○紹聞編：人人可以自盡，是曰達。孝，武周推一己之孝，以為天下法，是孝不獨在武周，而可通謂於天下也。○按章句：承上章而言，則達孝自是承上章，倡歎而下，但上章實面入下節章句中，則本節尚為虛引。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愚按本節緊承達孝單提孝字推論

一番正見武周之孝，所以達處。故語勢雖似颺開，而意理實相銜接。謂不粘武周說者，非是。○孔疏：人謂先人尚書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是善繼人之志也。洛誥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善述人之事也。○愚按疏引二書以繼述分屬武周，亦言其大槩耳。實則割開不得，且繼緒而有天下，難以志事坐煞。文王只合從上節天下之人，通謂之孝。見得武周因時起義，為天下人心之所同。然此即先後聖同揆處，不然並無志事可憑。而曰善於繼述，子孫誣其祖宗，孰不可云先志乎？本文兩善字自合從上文達字體認，非以善繼善述為達孝。善繼善述乃其所以達處。所志所事合乎天理，順乎人情，不必前人之所已為，而莫非前人之所諒，其不得不為此所謂時中之道，非止權宜通變之謂也。上章戎衣繼緒成德，追王固是繼述之大者。在本章却自指盡倫盡制，重在制禮上，而制禮之所以能盡倫盡制處，須自繼緒成德來。故章句仍覆舉上章，然後及本章下文所制祭祀之禮，其理勢固自相因而立。言要各有當。○下文指本章下文斷無置本章而指上章下文之理。祭祀之禮，春秋以下四節胥是也。至通於上下，舊以

春秋節為事神之謹照下敬所尊以宗廟節為逮下之周
 照下愛所親義非不是而未為該備或又以春秋節章句
 歷舉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謂祖廟既通
 於上下下面禮儀雖繁簡不同皆得隨分各盡竊謂士庶
 家儘有難通者况踐其位節結上文兩節繼志述事之意
 五其字章句皆指先王而言則於通於上下意不無矛盾
 至末節郊社禘嘗以為惟郊禘不得通行社嘗便可遍及
 於本文渾舉語氣亦難免破碎愚竊以謂只合從天子分
 上說不獨春秋三節照舊說自然融貫即末節上而事帝
 祀先下而治國如示諸掌何莫非通於上下實証春秋節
 章句祖廟云云特因天子廟制有不同於諸侯以下而連
 及之至宗器則但舉赤刀大訓之屬矣宗廟則專以天子
 之禮言矣斷不應泥此一項致下文節節難通問然則上
 章何以言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曰上章舉其
 概耳故復舉士大夫以見例本章就祭祀之禮詳言之且
 推之以極其至惟聖人為能饗帝惟孝子為能饗親通於
 神明光於四海此豈非天子分上事若推已
 及人只合以餘論及之作回顧上章為得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

祭於寢鄭注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若上士則二廟○語類問官師一廟得祭父母而不及祖母

乃不盡人情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又問今士庶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理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不可謂之

備古所謂廟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止及禰却於禰廟并祭祖適士二廟

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祖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

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王制天子七廟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交大抵士

皆止及其祖考○東陽許氏曰脩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廟只是灑掃整飾常使嚴潔之意

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書顧命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

琬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東陽許氏曰顧命序所陳之寶西序東序外尚有列於西房東房者若亂之

舞衣大貝鼗鼓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下之屬二字則盡包上所陳者在其中○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

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之以授尸也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

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賈疏先王之尸服衾冕時食四

先公之尸服鷩冕○新安陳氏曰授尸使神依焉

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周禮天

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脯鱸膳膏臊秋行

犢麋膳膏腥冬行蠶羽膳膏膾行猶用也膳謂調和也調

膳之物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以獻也纂疏四時之食各

有其物以其所以奉諸人者薦諸神蓋以生事之也○淺

說四時皆祭獨言春秋者錯舉以省文也○輯畧楊氏曰

將祭必思其居處故廟則有司脩除之祧則守祧黜聖之

嚴祀事也宗器天府所藏是也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

類歷世寶之以傳後嗣祭則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

示能傳也裳衣守祧所藏是也祭則各以所遺衣服授尸

所以依神也時食若四之日獻羔祭韭之類以生事之也
○困學錄春秋二節舊說分上節時祭下節時祭曰非近
又謂二節專言時祭亦非也此兩節皆當兼時祭時祭大
若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時祭且然豈
祫禘而反不然羣廟且然豈太廟而反不然四時之祭大
廟亦在其中既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又安
得而不咸在耶各廟之祭惟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
不得羣昭羣穆咸在若太廟則雖時祭而與祭者亦與祫
禘無異故下節當專屬太廟要之此亦經生說書強求的
實其實本文之意上節舉其祭祀之大畧下節則推言其
義以見其禮意之盡善只大凡說並無時祭禘祭禘祭之
敦復堂

分亦並無太廟羣廟之別章句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
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是據祭統成語特舉太廟以
為例不是說在太廟與祭者便有昭穆餘廟便無也講章
拘泥聚訟紛紛總坐不得古人立言之意。四時之祭太
廟與羣廟所同禘禘之祭則惟太廟所獨蓋自時禘以上
皆遷主於太廟而合饗之羣廟皆無祭也。條辨看來春
秋節似於時祭為切而宗廟節既云羣昭羣穆子姓咸在
則似非大禘之祭不可但時祭豈遂不序昭穆與序爵序
事等而禘祭又豈無修陳設薦等須知禘祭重而時祭輕
一春一秋尚必修陳設薦則禘祭時之嚴敬又當何如至
宗廟之禮自可該得時祭然惟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
咸在乃為序昭穆之全而序爵序事更見周詳旅酬燕毛
愈見隆盛而時祭之禮大畧放此可知是春秋一條即輕
以明重宗廟一條即重以該輕可分看正可通看愚按條
辨尚稍泥於時祭禘祭之分取其通融互看足與困學錄
之指相發故併錄之要之此二節大旨只在就祭祀之禮
見得武周當日儼恪著存錫類不匱所以為孝
之至處此為古人立言之意不在縷析銖分

課本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
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

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

輯畧呂氏曰宗廟之禮所

以序昭穆別人倫也親親之義也父為昭子為穆父親也
親者邇則不可不別也祖為昭孫亦為昭祖為穆孫亦為
穆祖尊也尊者遠則不嫌於無別也故孫可以為王父尸
子不可以為父尸此昭穆之別於尸者也有事於太廟子
姓兄弟亦以昭穆別之羣昭羣穆不失其倫凡賜爵昭與
昭齒穆與穆齒此昭穆之別於宗者也。四書通宗廟之
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昭穆王制所謂
三昭三穆死者之昭穆也祭統所謂羣昭羣穆生者之昭
穆也。趙氏真曰必以太廟言者惟祭太廟之時則眾廟
尸主皆來及助祭之時同宗父子皆至故羣昭羣穆咸在

若餘廟之祭。惟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愚按：餘廟即高曾之後，便有昭穆，但不得云咸在耳。其所以序之者一也。○蒙引：所以序昭穆全主生者，所以序昭穆之次，左為昭，右為穆，是釋宗廟之禮原生者，所以序昭穆之由。若死者之昭穆，則自其立廟時已定矣。子孫亦以為序。言子孫亦以各其行，派如管蔡、郕霍、文之昭，邶、晉、應、韓、武之穆。下文有事於太廟云云，方是祭時序昭穆。按：此條最明。○精言：廟制則昭左而穆右，合享則昭北而穆南，其實南北即左右也。章句故專以左右為言。○困學錄：子孫昭穆之位，在堂下東階之東，此同姓子孫之與祭而不助祭者，故列於此。其面皆北向，而以前後為班。守溪謂昭之子孫助祭於左，穆之子孫助祭於右，而分列南北，未免鶻突。但愚按：所謂以前後為班者，當亦是於東階之東，列左右兩行，而分前後，非必昭後有穆，穆後又有昭也。精言謂文之昭成之昭，同在左，而左之中自似於章句左為昭，右為穆，而右之中亦自有前後。此○禮記大傳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

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按：此重在敬宗收族，親親明倫，不必專向祭禮。昭穆制度，上考索。○困勉錄：宗廟即祖廟，可稱祖，亦可稱宗。李安溪曰：序昭穆於祖廟之中，則列宗羣廟之主，皆在。故變文為宗廟之禮。按：此於本節得矣。但未節宗廟之禮，爵公侯卿大夫也。外當又另作何義，似不如困勉錄為渾。爵公侯卿大夫也。外舉公侯以該伯子男內臣，舉卿大夫以該上中下士。○輯畧：呂氏曰：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貴貴之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諸臣之助祭者也。楊氏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貴賤也。愚按：楊氏援據祭統文，謂序爵之禮，乃正祭時賜助祭者酒。大指亦不脫章句所云公侯卿大夫，但以爵即主玉爵，瑤爵散爵而言，則於義稍借。不如呂氏說之該渾。并不以次而及者，尤屬支離。序昭穆辨貴賤，自合分同異姓一主親親，一主貴貴，常說不可易。或又謂序昭穆中亦有

序爵此又當別論不必牽合至下文序事則同姓之人自
 有堂上助祭者非是同姓只在阼階之下堂上助祭但有
 異姓也○困勉錄辨貴賤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宗宗伯
 貴中有賤以別尊卑也屬祝大祝小祝也○輯畧呂氏曰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
 之事也尊賢之義也孰可以為宗而詔相孰可以為祝而
 祝嘏孰可以贊裸獻孰可以執籩豆至於執爵沃盥莫不
 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楊氏曰玉幣交神明也裸鬯
 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裸則玉幣尊於鬯也故太宰贊之
 鬯則大宗伯涖之裸則又卑於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
 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
 也○困勉錄序事言辨賢而不及否蓋禮諸侯歲貢士於
 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
 多者得與於祭非是不得與祭則與祭之士皆賢此辨賢
 只是辨其材能欲用火不違其能非辨其賢不肖也○蒙
 引序昭穆與序爵序事各不相混羣昭羣穆做一處序公
 侯卿大夫異姓陪祭者又做一處序同姓旅眾也酬導飲
 異姓執事者則各布列於其所司之位

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而眾相酬

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

也○輯畧呂氏曰旅酬下為上者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下

於其長以行旅酬於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語類問

如何是導飲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酬主人曰酢主人又自

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賓受

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舉按此參錄兩條○問行旅酬時

祭事已畢否曰其大節目則已下亦尚有零碎禮數未竟

想必在飲福受胙之後○東陽許氏曰凡祭必立尺必擇

廣賓一人眾賓無數眾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
 之西祭則子孫兄弟咸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
 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
 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
 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
 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

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衆也主人舉觶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之子舉觶於長兄弟於阼階弟子者兄弟之後生也長兄弟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子導飲而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於阼階酌長兄弟兄弟西階前酬賓衆兄弟及賓交錯以徧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入爵於篚此旅酬之大畧也又賓弟子及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所以逮賤者如此○按特牲饋食禮堂下設尊酬賓時主人洗觶酬賓奠於薦北賓取觶奠於薦南至旅酬賓取觶酬長兄弟卽此薦南之奠觶也又將行旅酬兄弟弟子先舉觶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弟子奠於薦南長兄弟奠於薦北至旅酬長兄弟酬賓所舉奠觶卽上弟子舉觶於其長者則此爲薦北之奠觶也據此旅酬時長兄弟用弟子之觶賓自川主人之觶賓弟子不與焉至無算爵賓弟子兄弟弟子方各舉觶於其長是旅酬與無算爵本兩節事而章句統言之蓋必兼賓弟子之舉

解於其長而後逮賤之義乃備也然特牲饋食士之祭禮耳想亦因天子諸侯祭禮散見禮文不可深考故援此見其概語類中諸說止約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畧言之說亦參差不一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輯畧呂氏曰燕毛者既祭而燕也也以髮色別長少而爲之序也祭則貴貴貴貴則尙爵燕則親親親親則尙齒其義一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貴貴尊賢而已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間大經以正至恩以宣天下之事盡矣○東陽許氏曰祭畢而燕今不知其儀於楚茨之詩見其大意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章曰樂具入奏蓋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所謂燕禮其可知之彷彿若此○楚茨詩鼓鐘送尸下云備言燕私鄭注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楚茨卒章朱傳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歌詠雖異樂器則同也○按燕毛於睦族之中寓敬老之意

序齒昭與昭序穆與穆序不但別其輩行且以序其長幼
藹然家人之誼也。四書通序爵所以貴賤者宜在所
畧旅酬下為上賤者亦得以伸其敬矣序事所以賢賢老
者若在所簡燕毛則於老者獨加敬矣禮意周浹如此

或問昭穆之制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

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

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

穆以次而南是也孫毓曰宗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有寢

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

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

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

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

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

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

采子曰古者始祖之廟有夾室凡祧主皆藏於夾室按此

論諸侯五廟之制而昭穆之辨則通尊卑一例七廟九廟

皆可類推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

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

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

而北向采子曰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

向室西南隅為與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于以奠之宗室牖下也主既在西壁下即須東向故行事

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為禘祭時言也。非禘時則群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禘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

此左昭右穆北昭南穆之辨。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

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

七世祧穆之南廟矣。昭者祧則穆者不遷。穆者祧則昭者不動。

祧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祧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此所以祧必以班。即昭

昭之數。朱子曰儀禮所謂以其尸必以孫。朱子曰古者立

班祧禮弓所謂祧於祖父是也。尸必以孫。尸必隔一位。孫

可以為祖。尸子不可為。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祭統曰夫

為尸以昭穆不可亂也。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祭統曰夫

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若武王謂文王為

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若武王謂文王為

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祧而已。然而春秋傳

以管蔡邲霍為文之昭。邲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

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文王於廟次

子為昭。武王於廟次為昭。故謂其子為穆。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

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

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

卑。豈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禘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朱子曰。一昭一穆。固

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惟四時之禘。不陳毀廟之主。黃氏洵饒曰。此四時之禘。又曰三年禘。五年禘。左右為尊卑。大禘則已毀皆陳。廟制不以尊卑。則高祖有時而在穆。二世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

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禘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書舜典。受終於文祖。大禹謨。受命於

神宗。商書。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三宗。謂太甲。廟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所記。又已有不同矣。謂

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

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朱子曰歆謂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告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祧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

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祧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祧而為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逋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纂疏父昭子穆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無常法者義也周於三昭三穆外有文武之廟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

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曰然則諸儒與劉
 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
 采子曰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恐有功德者
 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纂疏）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
 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為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商書
 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有七廟矣故朱子以劉
 歆說為是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
 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
 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
 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
 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

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為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
 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
 定論也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
 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
 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
 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
 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復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
 得為者矣諸侯之黜堊斲斲大夫有不得為者矣大夫之
 倉楹黼桷士又不得為矣曷為而不降哉獨門堂寢室之

合然後可名於官。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由西以次於東。此下論後世之失禮。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為禮畧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為一處。雖衍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光武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

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梏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為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於我朝。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畧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

變不惟窮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
 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
 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
 議而竊嘆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譏孝惠之飾非原責叔孫
 通之舞禮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
 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狗流俗之為
 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
 不能不自致於此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

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

也輯畧官氏曰踐文王之位行文王之禮奏文王之樂敬

文王之所尊愛文王之所親其所以事文王者如生如

存故繼志述事上達乎祖此之謂達孝楊氏曰敬親者不

敢慢於人况其所尊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况其所親乎

○困勉錄其指先王也或謂太王王季俱在內此不然此

章論武周之孝自當主文王說○太王王季自在所尊內

○吳氏程曰位是天子辟公對越神明之位禮如九祿九

獻樂九變八佾時宜踐宜行宜奏即起先王於今日亦應

文套數作兩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

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朱子曰記曰反哭

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則所謂踐其

位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意○按章句分疏

死亡字義陳氏曰事死如生居喪時事事亡如存葬祭時

事義非不允但本文承上五其字疊下二句極言武周當

日不以死亡事其親所謂致愛則存致慈則著著存不忘

乎心以是為孝之至不在屑屑銖分○雙峯饒氏曰孝之

至與達孝一也自其盡於已而言曰至孝自其稱於天下

而言曰達孝愚按惟其盡於已者無不至故其稱於天下

者無不通○孝之至也句語氣畧欲固是

結上文亦隱隱激起下節語了而意不了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朱子曰周禮只說事

土先儒說祭社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如用牲於

郊牛二乃社於新邑此乃明驗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

祭地此說却好○新安陳氏曰首句提郊與社則次句宜

兼言祀后土今不然乃省文○吳氏澂曰冬至祀天於南

郊之圜丘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惟天子

得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冬至祀天之外孟春祈

穀於郊亦於圜丘五時兆帝則於四郊亦惟天子得行之

其他非時告天禮之重者則亦謂之郊禮之輕者則謂之

類言此非正郊也有類於郊焉耳地猶母也母親而不尊

故惟北郊方澤一祭為至重其次則祭地於社北郊之祭

天子所獨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天子之社謂之王

敦復堂

為至重而諸侯不得行也。○稍廬講義天地之祭有主分者本於周禮大司樂之圖丘方丘有主合者本於虞書之肆類上帝周頌昊天有成命之小序云郊祀天地分祀者則以陰陽之辨高下之分自當各從其類合祀者則比於夫婦同牢豈得為瀆後世王者制禮分合不一諸家建議亦分合不一至明太祖始分繼合而邱文莊公因以合祀為定制不得謂王莽所行而斥為不經惟宋儒五峯胡氏則以為祭天圜丘祭地方澤是猶家有二主古者初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朱子雖之而明魏莊渠原本經傳歷證南北郊之無其說復折以孔子郊社事上帝之語謂地不可與天對天地一氣如人百骸一體上帝乃天之主宰人心亦身之主宰主宰豈容有二故不惟南北二郊非尊無二上之義即郊壇並祀亦與周禮大宗伯禮祀昊天血祭社稷不符斷當郊以祀天社以祀地分合二者仍從其分但不應為兩大之分耳。○天用郊而地用社不並崇其禮正所以尊上帝之為主宰也觀易之干坤曰承天而時行又曰地道無成而代終則聖人於天地之大分判別如此安得享祭而獨用鈞敵之禮按此則地統於天之說與章

句省文正宜融看。○按圜丘方丘載周禮方澤即方丘所謂澤中之方丘也賈疏以方丘為北郊而文獻通考謂北郊之名出自緯書禮經所不載此五峯胡氏所以謂古無北郊然方澤祭地之文自不可沒意者方澤之即為王社與抑祭社之外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別有方澤與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

程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藁秸服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祭于明堂○張氏存中曰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日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日禘夏日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日禘夏日禘祭宗廟之名也祭統所載與王制同禘全禘○輯詁禘與禘確是二禮王者有禘有禘有禘諸侯只有禘而無禘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此言天子有極尊之大祭也曰諸侯及其太祖及者素連以敦復堂

下之詞與配不同。即大禘也。亦諸侯極尊之大祭。故下曰：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言大夫無禘，有功德而君賜之，乃得禘及高祖。然云于禘者，謂非禮之常也。凡尊必兼卑，卑不得僭尊，故天子有禘，復有禘，大禘則合毀廟羣廟之主，祀於太廟，禘則止設所自出之虛位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享不合羣主序昭穆也。後人妄謂禘即為禘，皆合毀廟羣廟所異者，但天子多所自出之帝耳。此說非也。大傳明言以其祖配之，因設位在始祖廟中，故不復贅曰始祖耳。且配之云者，偶尊之辭，故郊祀正配以后稷，宗祀止配以文王，禘則配磨而配以后稷，皆以一位謂之配，未有羣然衆列而云配者。或謂禘為大祭，不合羣主似太簡，寂不知祭各有義，禘取尊遠禘取合，祖非以廟主之衆寡為大小也。○我郊禘之制已畧，如前所論，但本文大指乃是承上孝之至而極言之，非如胡雲峯所云上已結過此，又別是一意也。自事親而極之於事帝，自報本而極之於反始，何一非與達孝相關，故兩所以字用意致為深遠。下更特與點出義字禮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緣義緣孝前後脈一線穿成。

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

有詳畧耳輯畧游氏曰祭祀之禮非精義不足究其說非

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為能饗親為其盡子道而與親

乎物而已其於慶賞刑威為天下國家也何有成王自謂

予冲子夙夜罔祀此迂衡之要道也楊氏曰推先王報本

反始之義與夫觀盥不薦渙萃假有廟之象則聖人所以

自盡其心者於是為至非深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知之

也蓋禮以義起有禮必有義若失其義陳其數一祝史之

事而已故又申之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上文兩所

以分明自有其義在義者何仁人孝子之用心天理民彝

敦復堂

分量與首節隱隱貫輸神回氣合解此則知末句與論語問禘章文義雖同而用意自別不得以理無不明誠無不格徒作籠統語至胡雲峯謂不足於魯之郊禘非禮尤屬支離

右第十九章

自大孝章以下皆言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到此越開拓越精深道之所以費而隱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三終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之四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

息

方版也策簡也

黃氏曰木曰版竹曰簡版大簡小大事書於木版小事書於竹簡。葉氏曰策以衆

聯方一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輯畧呂氏曰所謂文

而已武之政者以此道施之於為政而已有文武之心然後能行文武之政無文武之心則徒法不能以自行侯氏曰文武之政或舉或息繫乎人之存亡若待文武興而舉之則曠千古而無善政也能由文武之道行文武之政是亦文

武而已。或問小註舉文武之政重大備意不重法祖意。愚按重法祖對照哀公重大備直注憲章文武。紹聞編政莫善於文武事則備於方策語其本只在於有其人不然則雖有政不行焉。其人則政其政矣。魯論記諸君大夫問政只是隨事告之未有如此章之全者其以繼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不為無意總注所謂以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者也。按章句人字雖兼君臣說而本文但言文武所重自在於君故下文為政在人取人以身特與清出主從。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按上節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兩則字內已暗藏一敏字此特為點醒見政舉之易上足則字下

起為政在人。或問小註王政不是遽求速效特君臣早作夜思奮然圖治便一時綱舉目張豈不是敏政。集解人道道字虛猶云人之為道也。敏夫政如地之為道也。敏所樹下二句又承敏樹而更舉其尤速者以狀之。見得文武之政至精至備更非他政可比。第在得人以舉之。上下截相承總是一意。故章句總結之以其易如此。並非上截重人下截重政。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按上文人道包舉君臣此承上而言劃清主從跌重君身

為下面修身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

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

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語類問仁亦是道如何却說修道以

仁曰道是統說仁是切要底又曰道者義理公共之名仁則直指人心親切之妙又問如此則這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下文如此說則此是偏言○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文集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一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元者天地生物之意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物之端倪也仁便是這意思

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居業錄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縱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久成弊政雖非良法得賢才行之亦救得一半人法兼善治道成矣○輯語全章重在脩身下面達道達德九經明誠之理皆從第三節發源取人句不過因上文生來做過渡引子耳身不專為取人而修也又謂以身二字當活看兼修不修說愚按此却不然取人人字既謂賢臣章句又於取人特下一則字正見得須有文武之君方能取望散之臣非是君即不能取是臣此中潛字默召如磁引針

不但取舍之明而已故以身二字正與坐煞起下修字若謂身兼修不修豈人亦可兼賢不賢耶○困學錄道即五達道置此身於君臣父子之間無不各得其理各盡其分而無所歉則道無不盡即身無不修故曰修身以道○五倫間若無有一段真實惻世之意流行貫注不容自己雖循規蹈矩做得來彬彬可觀要只是泥塑木雕世界故修道須以仁○以道以仁總之是修身內事並無先後次第才說修身便當以道才說修道便當以仁逐層抽出立言語勢如此耳故章句一言以括之曰仁其身○語類修道便是言上文修身之道自為政在人轉說將來修道以仁仁是築底處試商量如何伯豐言克去己私復此天理然後得其修曰固是然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帶箇愛底道理下文便言親親為大○紹聞編修道以仁當以後面經綸天下之大經肫肫其仁來照大經達道也肫肫其仁正所謂修道以仁也○按章句有君有臣政無不舉且將前三節作一小結下面便接仁字說去發明修身道理歷歷如數指上螺紋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
等禮所生也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

味之可見柏廬講義仁如何訓人此亦最易明白仁者天

解云指人身而言蒙引云夫人身豈頑然不知痛癢者哉

痛癢相關即是惻怛慈愛仁者痛癢相關之理人者惻怛

慈愛之實也人身自頂至踵無尺寸之膚不愛則無尺寸

之膚不養此是為何一體故也聖人特以人訓仁使知一

體之義自親而民而物總一惻怛慈愛之意周流而無間

無彼此無遠近乍見孺子入井皆為怵惕惻隱此處曾有

絲毫物我之形否同是入即同是心血脉相貫呼吸相通

所謂仁者蓋如是也然何以不曰仁者身也身較呆人較

活蒙引亦云猶言活物語類以生字訓仁生自是上一

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如今須要自體認得紹聞

編程子嘗言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不可以公為仁也有

以公為心上玩味此言人字意可想朱子嘗言天地以生

在人心中間包得許多生氣自是惻隱又言天地生人

物為是溫暖和煦方生此物這箇便是那愛那愛便是仁

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味此則仁者人也
之理瞭然矣困學錄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天地形氣
之正故渾然全具一天地之心而惻怛慈愛之意滿腔具
足故曰仁者人也存疑上言修身以道則仁貫乎五達
道矣然親親為大又是其切要處能仁其親則五達道一
以貫之故修道以仁必自親親做起親親為大非是以
親親與仁民愛物對乃是自親親與五達道對按親親
為大在本句自是指一本之親以其為身所自出良心之
發於此最真人道莫此為大即為次節思修身不可以不
事親立案也下面親親之殺則自一本遞推之九族就親
親內較量不復與五達道比對矣至尊賢為大則自合渾
言留下等字地步不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指事物
必定與親親一例

當然之理道理宜如此。困學錄在物之則。即在心之理。事至物來。本各有所宜。而以吾心之理。因物之分。而分別其所宜。則事理得而吾心之理亦無不得。是之謂義。按義以事之宜言。則事理各有所宜。是也。而云分別事理。便自隱然有心之制。在如仁訓惻怛慈愛。而先之以具此生理。即隱然有心之德。在體用自不相離也。其曰尊賢為大。以事言。則賢自宜尊。以心言。則我自宜尊。賢於此而不得其宜。則賢否混淆。是非倒置。一切事物。更安有得其宜者。大字。只合就宜字上較量。如蒙引存疑。必欲牽合親親。謂尊賢。賴以講明親親之道。不獨預占下節。且先將義字本分抹。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語類問修道以仁。繼之以仁。撥矣。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禮曰仁。便有義。如陽便有陰。親親仁之事。尊賢義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差等。這便是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北溪陳氏曰。親親則有隆殺。三年與期功。總麻是也。尊賢亦有等級。如大賢為吾師。次賢為吾友。

是也。才有隆殺等級。便有節文。而禮生乎其間矣。禮所以節文斯二者。使無過不及之患。按禮所生句。或云禮生等殺。或云等殺生禮。或又云等殺即禮。看來謂禮生等殺者。外讀下節章句。當自知。雙峯等殺。是人事。禮是天理之說。之為倒寘也。謂等殺即禮者。混本文所生二字。直有無一般。是不解朱子其中自有箇差等。便是禮之尚多含蓄也。謂等殺生禮者。差得之然。又須知等殺是天理。禮是天說節文。尚屬天理之自然。未說到人事上去。須就等殺中見得有自然之節文。而人所不容自已者。則天字大指已攝而所生二字。亦不致落空。若竟說節文之則。又不免畫蛇添足。困學錄仁者人也。節。接上修道以仁。一氣直鋪出來。從仁說義。從仁義說禮。意實歸注禮上。以為下文知天起本。然其語氣却只因支帶葉散。說去。並不須牽搭說。蒙引存疑。不會此旨。遂添多少支離。輯語仁者節。但虛虛分疏。仁義禮之理如此。下節乃講仁義禮之相因。而合義禮。智以成仁。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
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

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集解上文自為政在人二節

具到此乃暗承為政用特筆提起修身挈清要領次第言

之一齊收拾上完仁字下起智字直為後文明善誠身張

本處不能事親則於良心之真切者先差此身更何以盡

仁而盡道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非以欲盡親親之仁

事親即脩身而脩身自不可以不事親耳

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輯畧伊川曰不知人則所親

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語類

知人只如知人則哲之知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

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與他處豈不為親之累

○輯語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須從仁義交關道

理上看則明通開濶若坐煞親人二字於事機上說說來

便多隔闕○愚按為人居習與正人居不獨講明義理

兼以涵養性情其和平淑慎自有流露於悅親養志而不
自知者習與不正人居則戾氣薰蒸定見端於骨肉此知
人之所以有益於事親而非必事親之專藉知人也總之
仁義交關須在本原上透徹方是修身一脈直注知天不
致另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問語類
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
以不知天曰此處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得方處
却是知天知天是知至物格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
天便只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

事也定。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知天是知天道。三山陳氏曰事親知人而等殺不明不知天理者也。書曰天秩有禮故又當知天所謂秩卽等殺也。愚按天以理言是仁義禮總會。本文單黏屬知人。以上面一路側遞語勢不得不爾。實則以之事親而事親之理在。以之知人而人之理在。故章句等殺兼承便隱然見得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君子所以修身修道者不可不探原於此矣。輯語仁者兩節總完得修道以仁一句。上節從仁字中推出道理。如此下節從修字中推出工夫。當如此推道。節節生來。故此工夫須層層完備。方完得箇仁字。故此節倒看。統言只一仁分而爲二。則爲仁義再分而爲四。則有仁義禮智。其中有一對待有相生有附麗而合之原。只一箇仁明此則注中兩又當意躍然矣。何以謂之倒看也。修身是箇大本。不止一事親便了。但脩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爲大。則事親身所最切也。有仁必須有義。不是知人便了。却事親到知天是親與人盡頭。固

不止爲知人而知天。然亦只了得箇知字。脩字工夫正有在。故注中兩又當字最宜玩。只爲一箇脩身節節推出。又須得如此。又須得如此。故此曰倒看也。按章句於本文上兩不可不則仍之於下。兩不可不則以兩又當代之。此於語意自微有區分。但知天與知人又難作一例看。此須善會。相廬講義此節就上文一推原其所以然。自有此層次。其實修身也。事親也。知人也。總少知天不得而知天也。知人也。事親也。皆所以修身也。工夫並頭做去。非做了一件才再做一件。只看四不可不原是一套說。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

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卽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集解〕上文言修身以道道字却未曾指實故與言天下之達道五言修道以仁則仁固所以行此道者然必先明乎

理而又能體此而自強不息統言之只是一仁而析言之則仁有與為始有與為終故曰所以行之者三

○〔變峯饒氏曰〕天下之達道五便是脩身之道天下之達德三便是事親之仁知天之智只添得箇勇字

〔按〕勇即貫於仁智之中亦非分外添出

○〔困學錄〕問首章以中節之和為達道此又以君臣父子五者為達道道豈有二乎曰中節之和是以性之所具者言也君臣父子五者是以身之所接者

言也愚按身之所接與性之所具亦本無二理即此中節之和施於君臣父子五者之間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

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其為天下之達道其目雖殊其原一也

○〔蒙引〕不曰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只曰君臣父子者蓋有君臣必有所以為君臣者有父子必有所以為父子者所謂有物有則也可見人外無道所以修身必以

○〔朋友獨加之交二字蓋朋友以相交而成交則為朋友無交則不在朋友之列矣

〔按〕交乃所謂德業相成性命相與者故與君臣父子同列五倫之中非泛然識面而已

○〔輯註〕五者無論衰亂之時暴棄之人必不能離即匪類異物無此五者亦不可以生成故曰天下之達道

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

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

〔輯〕伊川曰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

○〔語類〕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仁智了不是勇便行不到頭

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閒之。而德非其德矣。輯畧。明道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張子曰。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呂氏曰。雖有共行之道。必知之體之勉之。然後可行。雖知之體之勉之。不一於誠。則有時而息。○集編。道雖人所共由。然其智不足以及之。則君當仁臣當敬之類。未必不昧其所以然。智及之。而仁不能守。仁守之。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致蔑天常。敗人紀者多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或不誠而勉強矯飾。則智出於術。數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強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真實而無妄。是之謂誠。○存疑。智是實智。則道自此知矣。仁是實仁。則道自此體矣。勇是實勇。則道自此強矣。程子曰。所謂三者。才實道便自行。不是既實後方去行道。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朱子曰。知仁勇是做底事。

誠是行時真實底心。○愚按。節首明說所以行之者三。未却先點清三者。而云所以行之者一。所行自仍指五達道而言。試看天下人誰是不行達道者。才行便似脫不開。智仁勇。然究竟不成箇君臣不成箇父子不成箇夫婦昆弟朋友。只為不曾誠。則原不曾智仁勇。可見離五無從見三。離三無從見一。然不存一。則且無所為三。又何所為五一。是實心。三是實理。五是實事。一實則俱實。所以索性說行之者一。非於三者之外。別有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知之謂知其理。行之謂行其事。

與上節章句三此字。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一般不得空說義理。

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知之透徹。行之成功。便是

勇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如舜之學知利行者

仁也。如顏子之困知勉行者勇也。困知勉行須勇方做得

也。四書通以其分而言是說知行之屬有先後以其等

而言是說氣質之屬有高下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見其氣

質之不一惟見其天命之本一矣。知行之不可不勇如此

○語類問諸說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智。先生

獨反是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中庸說知

仁勇意思自別。生知安行便是仁在智中學知利行便是

仁在智外。既是生知必能安行所以謂仁在智中。若是學

知便是知得淺些了。須是力行方始至仁處。所以謂仁在

智外。○更氏伯璿曰詳分字等字是從理氣上分別出來

分是性分之分是性中所具之理有此三者之分所以見

之於用而各有所屬。知屬智行屬仁。強於知行屬勇。以分

言如禮記分無求多之分。主理言也。等是等級之等是所

稟之氣不齊故資質有高下之等。所以上等則以知為重

而主智。次等則以行為重而主仁。下等則以強於知行為

重而主勇。以等言如孟子凡五等四等之等。主氣言也。按

兩說以分為主等。即分中之等也。以分言似大義已了。必

復以其等言者。直意。注。章。末。人。一。已。百。人。十。已。干。以。困。知。勉。行。為。勇。之。事。是。朱。子。用。意。微。密。處。○說。統。因。知。非。因。困。後。求。知。是。用。困。底。工。夫。而。知。照。學。利。勉。強。俱。在。工。夫。上。說。

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

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或問小註此節一字

無不一也。達德原於天命之性。○陳氏曰人性雖無不善

而氣稟有不同惟其有清濁厚薄之分所以有知行三等

之別。上等之人氣稟清明所以義理昭著不待教而後知

故曰生知。賦質純粹所以安於義理不待學習而能故曰

安行。此聖人地位也。其次者清多濁少於事物當然之理

賦質駁多純少未能利行且須勉强力而為之故曰勉
 行此又其次等人地位也凡此皆其氣質之不同者然本
 然之性無有不善或生知或學知或困知及已知處則一
 般或安行或利行或勉行及其行之成功則一般至此為
 能復其本然之初矣困學錄若使知仁勇非人性所同
 得則雖極其困勉之功何由能至其所以卒至於知之
 成功一者正以此理之在人本未嘗有所欠缺也愚按
 三或字看似平鋪又看似一氣疊下實乃逐層頓折出之
 不但學利困勉與生安異即困勉亦與學利異節節為及
 其二字蓄勢反敲一也到得及其知之及其成功一真
 令人踊躍懼怖夢者頓醒仆者頓起蒙引存疑
 謂只是從上面評斷之辭生氣索然欲盡矣呂氏曰所

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
 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
 之所以不明不行也蒙引不分三等則下等之人望上等
 者如彼懸絕將以德非已有而自疑

不說知之一成功一則下等之人將以上等之人為終不
 可及而自阻矣聖人之言化工也輯語聖人望人主意
 在困知勉行觀結處愚明柔強可見蓋平人資稟不過至
 愚柔而極然加功困勉則知之成功可一至此直無可推
 委處今天下多聰明好氣質人只坐無志氣便都為流
 俗所壞不愚而終於愚不柔而卒於柔可哀可惜也

或問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
 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
 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
 弗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者
 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
 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

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
 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
 衡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
 力矯強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雜。天理幾亡。久而後能
 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
 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
 焉。亦復其初而已矣。輯巽伊川曰。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
 理義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
 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郊子。何害於孔子
 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
 知者始得。呂氏曰。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
 也有三人焉。皆有目以別乎衆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

陷之下。一居乎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
 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耳。凡學者所以解蔽去惑。故生知
 困知。學知及其知之。一也。安得不貴於學乎。○語類便是
 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底工夫。况是困知勉
 行底資質。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
 好近乎知之知

並去聲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
 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類上既言達德之名恐
 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

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
 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欠如此。此是下學工夫。故章句云
 三近者勇之次也。相近處有地步。有工夫。又有層級。○按
 上節章句以知之。一成功。一為勇。是工夫業已做徹。此節

三近尚是八手時事故以為勇之次不獨困勉即學利亦
 離不得此三項但就困勉說則語意尤為顯切耳蒙引存
 疑乃謂又是困勉下一等人殊少位置困學錄既說過
 知之一成功一矣又說三近似寬放一步以引進下學須
 知聖人喫緊為人其寬放一步正鞭緊一步使共及
 乎達德而後已惟達故能近惟近故可終歸於一呂氏
 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
 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
 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語類知則致知工夫多仁則力
 乎仁意自可見三山陳氏曰所謂力行足以忘私者蓋
 世之怠惰不為者皆所以自便其所欲故曰私語類知
 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
 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既恥為鄉人進學安得不勇
 之誘人之進也蓋雖昏惰之極亦未有不可進者但患無

恥耳周子曰必有恥則可教侯氏曰知恥非勇也能恥不
 若人則勇矣嗚呼今之學者一何悠悠如此豈非無恥之
 甚哉和廬講義學非博聞強記之謂博聞強記非智也
 除了格物聖道更無第二樣致知工夫讀這句書窮這句
 理遇這件物窮這件理才明彼即曉此豈不是近智但作
 輟無常終不濟事須是全副精神放在這裏覺得世間趣
 味別無似此更不一刻間斷更不一毫滲漏逆着心光自
 然所在透發今人動羨於質之不明而不自咎其學之不
 好不知天下事憑他鈍漢才好未有不轉移者力字知字
 俱極着力仁只是欲去理存而其間消長之機全憑力量
 如何種種所事總須一力拚上前去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此處非有一夫當關萬
 夫莫開之力不辦周子曰大不幸無恥從來恥心重底人
 最可取今人所以沒造就者病只坐甘為人下看得別人
 百般好處都是應該底我百般不好處也都是應該底終
 其身懵懵懂懂痿痺頹鈍更成得甚人若是恥心重者視
 人便勝我毫釐不啻市朝之變但世間亦有自恥智不若
 人仁不若人然而浮游髣髴旋起旋滅算不得恥故又着

簡知字。要。使靈明常炯。自然打疊。不過安得。悠悠忽忽。過了日子。○要之。惟智者為能好學。如大舜之智。好問好察。是也。惟仁者為能力行。如孔子之聖。仁不厭不倦。是也。惟勇者為能知恥。如湯天錫之勇。檢身若不及。是也。而不足於智。仁勇。一則由源以達委。一則由委以溯源。惟其原。有是智。仁勇之德。故能為此好學。力行。知恥。以之事。惟其原有是智。仁勇之德。故能從此好學。力行。知恥。以之事。惟其原有是學。所以謂天下之達德。按此二條。最說得精采。第所學。所以行所恥。更須貼切。達道方與章脉骨理相入。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

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紹聞編知斯三

者則知氣質可變。不肯以凡近自安。一心向裏。義理自不從外得。故曰則知所以修身。既理會得己身。則人已一理。所以施之舉措。刑賞之間。而處之當者。在此。至天下國家則盡乎人。而亦不出知仁勇之理由。近可以推遠。所以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者。亦只在此。○柏廬講義。治人治天下國家與修身本無二理。修身只是修道。學者何學。此五達道也。行者何行。此五達道也。恥者何恥。此五達道也。近實則便是智。仁勇。即此而道自無不修。所以修身。只斯三者以行。五達道也。無兩箇。知無所以治天下國家。只斯三者以行。五達道也。無兩箇。知無兩箇。所以首句知字。煞甚着。力須是五分。辨箇實心。便從脚下。剝住。刻下奮起。去做。剔骨剔髓工夫。方是知斯三者。若空空講究。縱極透徹。何益絲毫。○按。下九經亦不外五達道本節。一知則無不知。亦只是修身。真知實踐。以知仁勇舉而措之。故為結上起下。講章以上屬人存。下為政舉。固為回顧。章首盡開界限。然大勢却只是一片說去。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孔疏此夫子為哀公說治天下國家之道有九種

常行之事也。廣平游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輯語九經經字乃經常之經

非經傳之經與五達道三達德同例皆孔子之言先自舉成數而後詳條目復詳效事非別有經文而孔子述之也

如以日字為成語則前達道節亦豈可以君臣父子為成語耶。語類論天下之事固不止此九件此舉其常行而

不可易者亦大槩如此說然其大者亦不出此。問呂氏以有此九者皆德懷之事而刑不與焉豈以刑期無刑不

可常行而不及之歟日也不消如此說若說不及刑則禮樂亦不及此只是言其大者而禮樂刑政固已行乎其間

矣。存疑前面許多說話皆是為修身而設也後面許多說話所是自修身而推也故上文說達道達德而結以修身此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始於修身。蒙引下文既

有大臣又有羣臣而此先云尊賢者非臣之謂正體謂書所謂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為師則不臣者也

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西書

臣相去疎遠休戚不相知必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可耳庶民相去尤遠休戚愈不可知必如父母之愛其子

則可耳體字子字皆心誠求之者也按音句設柔遠人字尤有味察其心須是設身處地方察得真切

謂無忘賓旅者也。陳氏曰遠人非四夷乃商賈賓旅皆是離家鄉而來須寬恤之此列九

經之目也。困學錄玩九經可想大聖人天下一家中國一

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

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

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

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
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
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蒙引呂氏必親師取友
然後修身之道進不是
尊賢了方去修身。修身元在。先必尊賢以資講明。然後修
身之道方日進耳。輯畧問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何也
伊川曰。道孰先於親親。然不先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
集解親親以下。由家而朝廷而天下。次序自是秩然。
大臣分尊不可褻。故言敬百工。不盡出我國。故招之使來。
相廬講義先儒於九經日中又推箇序來。蓋恐行之者
襍施不順。究亦無由得達。故須從頭一一做去。然亦只就
統體說。非謂完了身之事。然後及於家。完了家之事。然後
及朝廷也。輯語大匠作室。就壁面圖。而梁棟椽楹楣榑
居椳無不備。其顧其間。先後次第。更一毫紊。序不得由。是
做而為之。雖建阿房柏梁。可以不失尺寸。九經是夫。
子絕好一幅畫壁圖。自有宇宙以來。合下便須如此。

或問九經不同。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

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

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

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之至。然後有以

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策解九件中修身尊賢親親三件
是已說過底下六件即此三件而

推之故九件其實總有三
件三件合來共歸一件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

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

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相廬講義時君徂於逸欲不能自奮哀

覺其事之可為不然未有不畏難苟止者所以前面先說

知之一成功一然後說三近與此同一步機括。精言此下

三節由效說到事由事說到誠正一步步步偕按向裏謂欲

動哀公尚屬纖小之見愚按此論極允然前一條意亦不

可抹殺。九則字須是上半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

截頓得有力則字方有精采。

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

皆於吾身取則也。按修身則道立所立即其所修道成於

已。是立之實在君身可為民表是立之象在民眼。朱相廬

云立也者非立其獨知獨能之道而先所以我為天下準乃立

其共知共能之道而以我為天下先所以為皇建其有極

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

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存疑尊賢主於講明

此是講學事未着政

事如今經筵日講一般故言不疑於理敬大臣則委之以

政如今九卿分治一般故言不迷於事。蒙引自先事講

明而言謂之理自臨時區處而言則謂之事。愚按尊賢

不獨藉以講明即其尊師重友氣志清明自然義理昭著

安得有所疑惑。翼註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若聚訟盈庭

處事焉得不眩故小臣不得以間之。最說得好。輯語敬

不止是信任能敬則君心一而信任專志清明而邪不入

故臨事不迷眩。按前親親為大自合單主一本之親親

親之殺則自一本遞推之九族矣。至九經內親親則又單

主九族之親此不怨之效所以屬之諸父昆弟也。相廬

講義禮字即體字所以體之者禮而已矣。在羣臣不敢期

其過在人主必無為其不及忠信禮之心也。重祿禮之交

農未相資故財用足

語類既有箇國家則百工所為皆少不得都要用若百工聚則事事皆有

豈不足以足財用乎如織紝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

皿之類○雙峯饒氏曰財用是兩字財是貨財用是器用

即如農夫之耕農器缺一不可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

贍用推此可見農未相資則上下俱足○翼註章句農未

相資重在農資於未用兼國用民用柔遠人則天下之旅

亦不必專主農章句特舉以見例也

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和廬講義遠人雖來自四

賓旅願出其塗仁聲所暨即四方之不為賓旅者喁喁然

亦皆嚮風慕義有來歸之意我遠人兼賓旅章句旅字蓋

泛言行旅不獨指商旅而言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

廣矣故曰天下畏之蒙引懷諸侯本是德乃曰天下畏之

者廣下句自上句而生以德服人則心悅誠服自有不威

之威是威生於德也畏非畏威懼討是畏不義以負上所

謂德威惟畏也若小邦懷其德大邦畏其力是德力對說

與此不同○輯註天子諸侯原從天下生來其事本乎天

理而權勢亦即在其中以上臨下出於仁以下奉上出於

義上仁則下義故懷畏相應如此其實懷中具振肅之用

畏中得忠愛之情理勢未嘗相離也天下二字所該者廣

仍指諸侯不得單指人民不得凡四夷遠荒來享來王者

皆是即畏亦不是以勢鎮壓諸侯懷德畏威臣民守禮奉

法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天下孰敢不斂心戢志故曰天子

有道守在四夷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

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

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

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

教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

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之事也

北溪陳氏曰九經之事是做工夫處按九所以容着办字是道理上合當如此

齊齊其思慮明明潔其心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內外交相養也齊明盛服是靜而未應接之時以禮而動是動而已應接之時動靜交相養也如此所以修身○相廬講義齊明無二體只一戒謹恐懼自然整齊自然明潔正乎中必能飭於外而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故又要盛服古人雖獨居燕處大暑隆冬輒整衣冠危坐終日良以此也非禮不動即是齊明發見處但才隨物轉動便差錯此時齊明心體亦復安在故動之一字路頭煞濶防範煞嚴○人主無好讒言之理讒言能移易主聽墮其術而不悟色貨則好者多也真尚德者必無嗜欲多嗜欲者必難

進德故須截斷各項路逕方能一心向德上去邪正不容兩立賢者但看人主邪正念頭不分明自然不樂為用難道必待其錯我於市○讒色貨三者皆所以退君子者也而讒為首彼其攻擊君子本不遺餘力而女寵言利之徒皆其所藉以蠱惑君志交起而擊排之賢者豈復能一日安於其國故去讒去字甚力有與賢者不並存之勢較遠賤不同○諸父昆弟誼聯一本本有天性至樂又况天子諸侯崇高富厚其樂宜莫踰焉然偏猜忌易起既害嘗烈只由重富貴而輕恩義地嫌勢逼不勝篡奪慮也先王不惟尊位重祿又同好惡尊位是親之欲其貴重祿是愛之欲其富然此則大權在君爵賞非難又義分不得不爾須是方寸之內真痛癢關切無分彼此者才見親愛之篤蓋至同好同惡藹若家人依依至性則猜嫌何自而起既害何自而生所以勸親之親於我者至矣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

優之者如此輯註大臣之功在不眩自有職業在庶司之

尊敬義官乃大臣使令之官非內外庶司也。○按東陽許
 氏謂前言敬大臣則不眩是專任意後言官盛任使是優
 崇意其義不可一塗取不知惟其優崇是以專任若徒忠
 專任而禮有不優。并使身親勞辱之事。豈所以勸大臣忠
 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
 上者如此也。紹聞編何謂忠信臣以君為心君以臣為體
其相與無非實者必有此而後上之意通於
 下下之情通於上臣之願忠於上者得以自効不然雖重
 祿亦虛縻之而不足以展布矣。重祿蓋中間一事士固非
 待此後勸然而君之所以恤其私者則當無所不至耳豈
 使之勞於王事而復有仰事俯育之憂哉。○說統分卑則
 勢隔而情不通官小則祿薄無以養廉忠信則既無疑畏
 之慮重祿又無內顧之苦自然盡心盡力。○時使謂不以
 非時使所以不盡人之財正是不盡人之財正是不盡人之財
 外斂所以不盡人之財正是不盡人之財正是不盡人之財
 稍食也稱事如周禮橐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

也。周禮天官官正稽其功緒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孔疏稍
食祿稟也謂稍稍給之出物有漸之謂也。○語類餼牲
 餼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橐即廩給折送錢之類是
 也。○紹聞編周禮橐人主弓弩箭矢考其弓弩即所謂省
 試也上下其食即所謂稱事也。春獻素秋獻成書其工之
 工拙高下之等以制其饗食惰者勉而能者勸。○按省者
 省其勤惰試者試其玉拙言橐人則百工可推矣。箭翰往
 日橐陳氏曰食必與事相稱有功不可負無功不可濫往
 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語類遠人來
至去時有節
 以授之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過
 所是也。○東陽許氏曰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
 以路節達四方送逆及疆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
 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此皆授節送往之事也。
 夏官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
 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
 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
 不達。○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里委積以待賓客野鄙

委積以待羈旅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
 聚待羈旅又懷方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皆委積迎來之
 事也以故先王之世人行千里如在其家。稍廬講義送
 迎就往來者言嘉於專就游士之托處者言不能者無長
 可效便棄而不錄是豈王者物各得所之政故於之須別
 善與他安放。輯畧呂氏曰遠人惟可以柔道
 馭之送往迎來嘉善而於不能皆以柔道也。朝謂諸侯

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

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輯畧呂氏曰繼

絕世無後者為之立後也。舉廢國已滅者復之也。治亂以
 道正之也。持危以力助之也。朝聘以時所以繼好也。厚往
 薄來燕賜多而納貢寡也。纂箋比年每年也。小聘曰問
 大夫三介大聘卿五介朝則君自行然此禮晉霸時所制
 也。春秋傳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
 聘五歲朝則此乃霸者令諸侯事已耳記以為諸侯之事

天子則誤矣。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
 服各以其服數來朝。虞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官六
 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
 於方岳大明黜陟禮書周官之制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
 朝因朝以入貢則遠者不疏邇者不數不疏者不至於懈
 不數者不至於罷。柏廬講義繼絕舉廢是錄其祖德之
 貽於先治亂持危是憂其世緒之墜於後朝聘二句是卹
 其財力之詘於當身真箇懷得周至以時雖兼不疏不數
 不數意重。讀此節善最要見得世人色色等等無箇不
 在先王念慮中。輓轡旋轉真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或問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

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
 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
 不違。所以為修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

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問親親而不日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日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士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按此條並載或問因其發聖人言外之指故列之小註以便與本義參觀餘倣此

大臣

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眾盛足任使

合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問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

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曄所謂如賢嫉能御下

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

此義而能以修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

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

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

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戒其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

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

敦復堂

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盡其

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

重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

時使薄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

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

能者勸矣。為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

授任。以嘉其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

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問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為無忘賓

舊說以為蕃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

况愚所謂授節委積者。比長遺人。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

懷方氏之官。掌之於經。有明文耶。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

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

力。以蕃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

也。輯畧楊氏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雖法

度彰明無誠心以行之。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

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四

書通修身不實。則欲得以間理。尊賢不實。則邪得以間正。親親不實。則疎得以間親。推之莫不皆然。輯語下節。豫

兩一也而言前。也是修身之。此一也是治人之。一行有兩層一只此一。按聖人於此章每說到頭緒繁多處輒下提綱語曰所以行之者一。蓋天下事莫非實理實理非實心不行。憑他千頭萬緒總離這箇一不得。是在內中做一骨子。故曰不誠無物。又曰道不虛行。兩箇一也。正併歸一路。為下明善誠身張本。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

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跲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

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語類問

則立以下四句只是泛舉四事或是包道德九經之屬曰上文言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則此凡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可知素定是指先立乎誠可知中庸方言所以行之者一不應

忽爰出一語言凡事也愚按下面說言事行道似凡事作

推開說亦可然細思即言事行道亦離不却道德九經則章句斷無可疑。和廬講義凡事豫則立豫字不要含糊

說過一是誠豫即誠之功便須把後面擇善固執許多條目來看是甚樣豫法才見精神力量才見事所以立此

句是從此至末通段綱領。言事行道雖分四項前定則一亦只是擇善固執而已有謂前定四句不干誠字只明

豫字者誤舍却誠更豫箇甚若謂前定為未言之先打點

如何言未行之先打點如何行是落計較之私不惟不勝

其煩亦與誠字恰相背馳。語類言前定句句着實不脫

字推此於事行道可知矣。和廬講義道理素具於胸中

循着道理說出自然有體有要神閒氣定如何或跲有德

者必有言正以此也事之奇變不測似乎得來困我然變

於事不變於理道理熟者任天下之事舉而措之自然不

素持之有恒無纖毫過差則不疚矣道本不窮窮豈是道
 然不誠則無本無本則安能左右有泛應而不窮。按
 道前定句語類云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於理固然然
 味本文語勢四則字只是平鋪置下。或問小註先立乎
 誠則無不豫矣非謂豫養誠也。困學錄豫字之義從凡
 事言則凡事皆須先立乎誠能先立乎誠則實心素存實
 理素具而德可修道可行經可舉從誠而言則誠身又須
 先明乎善然後身可得而誠而道德九經舉而措之裕如
 兼此兩端豫字之義乃備講家或以為豫即誠或又以為
 豫非誠必豫乎誠都只見得一面。按凡事豫則立之立
 以凡事言也章句先立乎誠之立則又以誠言也勸得兩
 立字一而二二而一則豫字之義乃徹。如下文所推即
 指本節言事行道說故下節章句云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

或問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
 而不窮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

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

為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輯畧游氏曰豫者前定之謂也惟至誠為能定惟前定為能應

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誠定之效如此故繼九經言之張子曰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按張子乃預透明善而言豫字中亦暗藏此意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
 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
 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
 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困學錄只隨舉在下位者推言先立乎誠是說

箇豫字。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

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

知至善之所在也。語類反諸身是反求諸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此孝

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言事行道皆欲先立於其初則不殆不困不疚不窮斯

有必然之驗故自不獲乎上不信乎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曰然則先立乎誠為此章之要旨而

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矣。按誠身粘屬順親以上文語勢一路側遞使然實則總貫上數項故曰皆始於不

誠乎身總之誠身粘順親也得粘是身與親交關緊切處不粘是一路道理歸宿處。紹聞編蔡虛齋

逐節說箇豫字不是當知誠身非為順親之地而身誠者親無不順順親非為信友之地而親順者友無不信信友

非為獲上之地而友信者上無不獲皆是誠立於此自然感孚於彼豈不是前定故章句以為推言素定之意謂之

推言不是逐節做工夫意歸在明善誠身上蓋能明善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皆是一串事。困學錄所豫立者誠所以豫此誠者則是明善此是豫字真實下手處豫字本義歸注在此

或問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在下位而不獲

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

又不可以諛說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

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

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

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

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

口書

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
 可以襲取強為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
 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
 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
 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
 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
 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
 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
 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

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輯畧游氏曰欲誠其意先

致其知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安往而不
 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
 君以下則可以得民此舜之允塞所以五典克從也。稍
 廬講義在下位節層層含箇誠字不得專泥順親由於誠
 身或問諛悅取容等語便是為誠字說雖曰推言素定其
 實即是所以行之者一就理而言總只一誠就事而言各
 有一誠明善又為誠身所由非誠要亦不能明善。章句
 人心天命之本然即下文天之道也十分粹美不着一毫
 渣滓所以謂善十分真實不着一毫虛假所以謂誠天所
 賦於人所得於天者元來如此認得此本體自然所有
 也善所發也善又何不誠朱子真知字煞喫緊真知便
 是明善之誠按明善即明此誠也故下節單承誠字說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字一以誠身將明善納人誠身單括
 來一以責誠之所由立則非身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
 不立天道人道都是身以內事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
 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

人事之當然也輯畧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

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
 之源乎又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

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
 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已

復禮天下歸仁焉或問中之曰周子之言至矣上章以天
 道言下章以人道言愚按以天道言言在天之天也以人

道言言在人天之天也至果確無難則非人事當然意已括
 而無妄指理而言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

無妄之謂人之道也此言在人當有真實無妄之知行乃
 能實此理之無妄指人事而言也蓋在天固有真實之理

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與天如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
 擇善然後能實明是善必固執然後能實得是善此人事

當然即人之道也程子所謂實理者指理而言也所謂實
 見得是實見得非者指見而言也此有兩節意曰如此見

得甚善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不假修為者也誠之者
 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

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已
 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虧欠蒙引天之道誠人身上原

其理之本然而言人之道以人事當然者言蓋理本無不
 實人之未實者當實其本然之實此二句是相承非相對

言則天之道也是天命之性本無不善者也或以元亨利貞
 則天地人物固無所不包而中庸意主為人則是指在人

之天非復在天之天矣故誠字谷從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說向維天降衷若有恒性本然之理方得着落觀孟子誠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者天之道也。此句不論氣質只是據理而言。天以此理命於我而我自當有以誠之。是說人迫合如此。下文從容中道及擇善固執方就氣質不齊中分出兩種人來。總是誠之內事。從容中道之聖人亦是自然誠之。聖人之德渾然天之人耳。以其自然故云。則亦天之道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語類誠是天理之為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更不待修為而自然與天為一。若其餘則須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如此不已。直待得仁義禮智與夫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為誠。有一毫見得與天理不相

合便於誠。有一毫未至。如程先生說。常人之畏虎。不如曾被虎傷者畏之。出於誠實。蓋實見得也。至於日用間。若不見得是天理之自然。則終是於誠為未至也。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下工夫節次。言天道如至誠之類。皆有至字。其次致曲。却是人事。輯語思勉中得原是誠之者。甲裏事誠者直無可形容。借對面反托出來。自見耳。中得即是中道。誠之者之所同。不思不勉即是從容。乃誠者之所獨。從容中道道字。即達道之道。就宇宙倫理事物上言。與上兩道字別。困學錄既云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又云從容中道。不是鋪張。聖人正是撇開生安歸併學利困勉。以見此種人實天之所縱。不可倖而致我之所可自致者。惟有擇善固執。盡吾人道而已。條辨章句。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是以擇善指用功。明善指善之已明。言若上節不明乎善。則明字即與此節擇字無甚分別。吳因之曰。善是本體。即誠者天道也。善何待擇。正在人心夾襖中。擇出天降上體來。固執即固執此所擇之善也。故以而字串下之字。即實指善說。三山陳氏曰。善不擇則有誤認人欲為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

時奪於人欲矣。○仇滄柱曰：章句不勉不思條云：則亦天之道也。以上面天道該聖凡在內，而惟聖人能不失其本。然之天道故加則亦兩字以別之。擇善固執條云：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以上面人道本指學者擇執句，乃證其實事。故用此則二字以實之。○中庸解兩誠者：上指本然之理，下指全此理以合天，即生知安行兩誠之者。上指當然之理事，下指盡此事以不勉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雙希聖即學利困勉。饒氏曰：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智也。從容中道自然之勇也。或疑從容非勇，曰：今有百鈞於此，一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也，衆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天下之大勇而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兩以下何知勉行在其中。

或問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

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神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此槩論誠之屬物者，下原誠不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誠之所由分。

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為天也。冲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夏秋冬。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謬。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實而不妄者也。此原天地萬物之所以誠。陳氏曰天道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收了便冬藏。元亨利貞。始終循環。萬古常如此。皆理之真實處。凡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黑白。萬古皆常。然不易如以木葉觀之。缺者常缺。員者常員。修者常修。短者常短。無一毫差錯。便

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天理自然。而然。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

此見有生之初。原無不誠。是經文天道本義。該聖凡在內。但以氣質之偏。

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伎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為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

此原常人所以不誠。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

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

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為德也。思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節也。此原

聖人之所以誠人道亦天道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入其德

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為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

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

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此論常人之所以求誠所謂

誠者字或問所謂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也。次誠者字或問所謂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也。故章句云則亦天之道也。要則亦二字聖人純亦不已與天為一。故後章說天道處皆以聖人名之首誠之者字是本上句天道說人有未誠而求以誠之者是人之道。次誠之者字是因上句聖人而說未至聖人者須如此做工夫。故章句云此則所謂人之道也。要則此則所謂字言人事之當然。正如此故後章說人道處皆是常人做到聖人底事。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

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此五件本自該學利困勉

之學利。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語類：博學謂天地萬

物之理，修己治人之

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

雜而無統也。愚按：此理如披沙簡金，固是沙多金少，然弃

沙却何從得金？總以擇善作己，身則貪多務得，細大不捐

正所以聚天下之見聞為擇之之地。下三截工夫俱托始

於此。○稍虛講義人不好問其病有二：一則自是不疑，一

則蓄疑自安而蓄疑又有二病：一則恐人不耐煩，一則既

已不如人道理，復安得透徹審之云者？三翻四駁，輾轉生

疑，如刑官之審獄，不窮極隱微，俾無遁情，不止。愚按：此如

兩造相質，推鞠盡情，虛衷好問，人即此一字，曲盡表裏。

語類：思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思之粗淺不及，固是不謹

思之過時，亦是不謹。所以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

說箇謹思。○按：問是人已相對，辨是身心相按。若以辨屬

人，則與則犯重，思是思其所以然，辨乃辨其所不然。但以

辨屬心，又與思易混，力爭於毫釐之間，深明乎疑似之際，

必至此而後擇之事盡。○或問：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

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

此五件本自該學利困勉而言，因留下五弗措地，故

語類：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

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

雜而無統也。愚按：此理如披沙簡金，固是沙多金少，然弃

沙却何從得金？總以擇善作己，身則貪多務得，細大不捐

正所以聚天下之見聞為擇之之地。下三截工夫俱托始

於此。○稍虛講義人不好問其病有二：一則自是不疑，一

則蓄疑自安而蓄疑又有二病：一則恐人不耐煩，一則既

已不如人道理，復安得透徹審之云者？三翻四駁，輾轉生

疑，如刑官之審獄，不窮極隱微，俾無遁情，不止。愚按：此如

兩造相質，推鞠盡情，虛衷好問，人即此一字，曲盡表裏。

語類：思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思之粗淺不及，固是不謹

思之過時，亦是不謹。所以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

說箇謹思。○按：問是人已相對，辨是身心相按。若以辨屬

人，則與則犯重，思是思其所以然，辨乃辨其所不然。但以

辨屬心，又與思易混，力爭於毫釐之間，深明乎疑似之際，

必至此而後擇之事盡。○或問：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

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

必至此而後擇之事盡。○或問：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

必至此而後擇之事盡。○或問：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

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

必至此而後擇之事盡。○或問：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

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

必至此而後擇之事盡。○或問：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

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

必至此而後擇之事盡。○或問：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

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

必至此而後擇之事盡。○或問：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

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

必至此而後擇之事盡。○或問：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

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

必至此而後擇之事盡。○或問：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

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

必至此而後擇之事盡。○或問：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

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

必至此而後擇之事盡。○或問：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

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

必至此而後擇之事盡。○或問：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

或問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
 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
 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
 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
 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
 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語類
 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
 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
 將去初無先後也我此與或問之說又別條辨云就一善
 上論其次序固逐節承頂若就眾善而言則工夫又不妨
 並進愚謂此亦難泥但就五之字平鋪看皆主善而言若
 相承看則五之字又層遞而下其先後大畧固如或問所

云然亦不得云此事已完方為彼事如偶有所學不遇問
 者亦不容廢思此中輕重緩急自各相其時各因其事要
 之缺一不可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
 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
 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

而知勉而行之也勇之事也語類問有弗學一段曰此是應上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

云不學則已學之而有弗能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
 矣之類弗措也未是勇事到後而說人一己百人十已千
 正是說勇處問人一己百人十已千曰此是言下工夫
 人做得一分自己已做百分柏廬講義朱子解易傳忠信

所以進德謂項羽破釜。既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然後能破秦軍。忠信便是這箇心。愚謂弗能弗措，亦便是這箇心。雖說弗能弗措，道能了便措，不成此最須識得。已百已千，即是弗能弗措。寧有餘毋不足，狠力做事，人大槩如此。原不曾限定分數，在前亦不曾覺著分數在後。按弗能弗措，固是說心不肯措，而功不肯措，即在其中。已百已千，乃正極言其弗措耳。講章以上五段屬志，下四句屬功，便劃成兩極。蒙引人字指學知利行者言。人一能之，人十能之，但曰一日十便，是經用工夫者矣。愚按以困知勉行為勇之事，此正以其等而言。下面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乃是至於知之成功，而一則以其分而言也。困學錄云：此二節是中庸一篇聚精會神處，蓋不惟撇却生安，并撇却學利，只歸併困勉，偏授百倍其功，合愚柔更無可推諉，故本節百之千之尚，是懸空式樣，到得下節果能此道，方與填實。一果字何等精神。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

輯畧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伊川

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語類：雖愚必明，是致知以下，乃子思喫緊為氣質昏弱者言。果能此道一句，尤警策。只恐不能百倍其功耳。若真能於此五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到決可變化氣質之昏弱矣。子思子豈欺我哉。和廬講義說了已百已千，又說箇果能，蓋此段工夫最易畏難，苟安亦或徇外為人，須真箇發憤誓不肯休，則氣稟不得拘物欲，不得誘好，我者無所用勸，惡我者無所用沮，才有成就，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以不智不仁不勇之質，而能智仁勇，以優入乎聖域，直須旋轉乾坤，過來是何等力量。一念自欺，一念少懈，便不能了。按此道，即指百倍其功之道，固不待言。至雖愚雖柔，此正坐實愚柔，所謂及其知之，及其成功，一講章或以為雖愚

必明况不愚者乎則反將愚柔故鬆殊非聖人當日喫緊
 為人意。述朱此章分四截看文武之政二節一截為言
 言人存政舉之易也為政在人七節為一截言修身事意
 在人存也至云治天下國家則已及乎政矣凡為天下國
 家四節為一截言治人事意在政舉也至云所以行之者
 一則仍歸於身矣凡事豫則立以下為一截總歸於誠合
 修身治人之原本而言之也亦只是人存政舉之意反覆
 推言之也愚按開章言人存政舉所以答哀公之問政此
 自是話頭入下言人存則引之愈深言政舉則恢之彌廣
 大段亦自相承說到得凡事豫則立兩承所以行之者一
 并歸誠字開出後文天道人道兩脉此則中庸微指不在
 拘拘回顧人存政舉矣。困學錄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所
 謂誠身者只是能仁其身而已智以啟仁之端故欲誠其
 身必先明乎善勇以要仁之極故欲誠其身只在百倍其
 功一章大指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
 盡此數語

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

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

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

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

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

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

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

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始得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

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四書通上章所述大舜文武

引孔子之言謂所傳一致使得舉而措之則亦猶是耳至第三十章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愈可見其所傳之一致焉。

新安陳氏曰論語堯曰篇歷敘堯舜禹湯武之事而以孔子答子張問政繼之子思此章亦

即此意。蒙引孔子雖不得位而其答哀公問政之言則皆論得位者之事然則夫子之得邦家其所設施可知矣故孔子平日之言無限而子思於中庸所引以繼

大舜文武周公之終則在此章蓋其體用全備皆堯舜以來精一執中之正傳雖為哀公而發其實萬世君師

之要道也。困學錄熟玩此章所論究其極雖堯舜之治周孔之聖無以加之極其近則雖愚夫愚婦皆可蓋

勉而企聖人之言廣大配天地變通象四時如此

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

兼者其所明言者也故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費矣此明言也未嘗兼言小大而小大則皆在其中此章自修身以至於懷

諸侯自生知安行以至於困勉大小亦皆兼言並舉矣而費之與隱則皆不出乎所言小大之中故曰兼曰包

各有攸當。自費隱章至此為中庸第二支。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

此篇之樞紐也。如戶之有樞如衣之有紐。纂疏中庸

出誠字然專說鬼神是以天道言至此章說許多事未

乃說誠身工夫便是人道自此以下分說天道人道極

為詳。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

之下有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

也故其下復以子日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

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

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

或子思所補也。語類問中庸第二十章初看時覺得

見血脉貫通處。日前輩多是逐段解去。某初讀時。但見

思修身段後。便繼以天下之達道。五知斯三者。段後便

繼以天下國家有九經。似乎相連續。自此推去。疑只是

一章後。又讀家語。方知是孔子一篇首尾相貫。只是說一箇中

庸底道理。曰固是他古人解。做得這樣物事。四散收拾

得來。及併合聚。便有箇次序。如此其次序。又如此縝密。

或問何以言誠為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述

以一誠字貫串通篇。言簡意該。最宜詳玩。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

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

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

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

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

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詳論首章為

本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

實理而妄行者也。簡括第一支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

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

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

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因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

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偽也。總斷第二支

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第三支誠綱領

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

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之

極功也。統論第三支卒章尚綱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

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

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

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

而言也。收應首章首句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

人之實此理而無妄。二句又總括全旨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

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誠是中庸之樞紐天是誠字之根柢盡人道以

復天道則中庸之指歸後文所以詳言之

以其言

